

章明

浙江大學西邊紀實

余紹宋題

浙江大學西遷紀實

- 一、離杭南行（廿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廿二日）
- 二、建德兩月（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廿七日）
- 三、赴贛途中（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廿七年一月廿七日）
- 四、吉安小住（廿七年一月十八日—二月十八日）
- 五、泰和鄉間（廿七年二月十八日—十月八日）
- 六、來桂紀行（廿七年八月三十日—十月二十日）
- 七、宜山近事（廿七年九月八日—廿八年六月）
- 八、西遷回顧

浙大西遷大事記

目錄

附 錄

目 錄

二

大學畢業生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竺可楨
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	竺可楨
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	竺可楨
抗戰中的浙江大學·····	李絜非
浙江大學宜山校舍被炸紀實·····	振 公
宜山被炸結果的檢討·····	洪 鯤
浙大光榮的洗禮·····	秦 明

浙江大學西遷紀實

一、離杭南行 二十六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十年
滄桑」

國立浙江大學蛻化自清季之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堂，高等學堂，和工業農業二個專門學校。高等學堂雖入民國而停辦，而工農二專校則繼續擴充成爲浙大工學農學院，至民國十七年秋卽高等舊址增設文理學院，合成今之浙江大學。自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求是成立之年始，浙大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已有了四十一年之歷史。浙大於廿六年十一月、卽抗日戰爭發生後四個月離開杭州；自大學今日規模成立之年計起，則至彼時恰爲十年。依此以言，誠可謂爲「十年滄桑」。

「八一三」滬淞戰事既起，敵爲破壞我空軍根據地計，先發制人，先後於八月十四十五兩日大肆炸轟笕橋，十五日，被我神勇空軍一舉而擊落至十二架之多。但敵惱羞成怒，加以滬杭非遙，（依滬杭鐵路距離計爲一八〇公里，若依直線計則更近。）自斯以後，敵機飛擾杭州，習爲故常，三月之中，不斷轟炸笕橋、滬杭路車站、沿湖一帶；以機關槍掃射，更數見不鮮；本校也曾遭受了一次，那是九月二十六日的事情，但並無傷亡。

「在轟炸中學習」，誠可以形容我們這三閱月中的生活了。依作者的記錄，警報在在轟炸百次以上，尤以在十一月五日敵在空亭登陸後爲最，幾於竟日皆在警報之中。但浙大自

中學習 九月十日開學，十六日正式上課以來，（那時教育部命令時局與交通關係，各級學校可以延期開學，本校仍依照原定學曆開課。）始終維持課業和經常生活，同時推行募捐、宣傳、訓練、組織各方面事，始終熱烈，著有成效。現在回憶起來，尙覺得是一件奇蹟。

敵在全
陸公亭登

一方面，我們在這三月之中，尙不曾深感到現代戰爭的慘酷，尤其我們對敵多少仍以人性屬之；再一方面，我們將近七百師生（此外更有三百師生則以校舍不容，於九月廿一日起在於潛西天目山中分校授課。）是自信有安定後方的天職，又依戀不捨於道明山聖湖，我們更信賴於我們的淞滬前線將士，他們以血肉築成新的長城，與敵人相持至於三個月之久。因此雖然許多大學已在西遷，杭垣大部分中等學校也多已遷地浙東，我們仍繼續維持着。後來敵人突然利用詐鄙海盜的行徑，於十一月五日自全公亭登陸；這是一聲霹靂，將清淩的西子湖濱，頓時籠照層濃重的驚慌氛圍。因為全公亭距杭州祇有一百二十公里，我們只有向杭州作別了；一周之後，乃被迫走向杭州西南約一百四十里之遙的建德——嚴州。

我們自十一月十一日始，將教職員學生分配定當，三批出發，每晚一批，約二百人，用校車送至錢江江干，每日自下午六時起，至十一時止，每半小時一次；自江干捨陸登舟，留船一宿，黎明放行。這情況的淒其，雖然因為當時行得太匆忙了，是不容察覺出來；但我想：一定有不少師生，在依戀、惆悵、和痛憤的情緒中，經受了這慘淡的一夜，而將這印象深刻的留着直至於今，乃至永無盡期。

師生離
杭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

浙大自設校以來，繼續生長，內涵一切，與年俱增，所以遷徙所有設備，誠非易事。一則發動較遲，因為敵自全公亭登陸，是一件出乎通常意料之外的事情；再則待變起從事摒擋，已感匆促，裝箱與交通，俱感困難。所幸我培養的部隊，英勇應戰，使敵進行至緩，而浙大圖書儀器，得以幾乎全部遷出。在師生出發之前兩日，圖書儀器皆分別裝箱，車送江干，扛入民船，運往建德。及至十五日，城內已隱隱可聞砲聲，杭市乃如死城，居民遷徙一空，街市異常蕭條。十六日風聲更緊，所有商肆，多榜其門曰「家中有事」。「因事回鄉」等字樣，閉門停業。加以街頭巷尾，更有不少南來難民，扶老挈幼，踽踽徨徨，平添一番淒涼景象。是日傍晚，甚至警察也撤崗了，據各方消息，且謂旦暮之間，杭州或且有「山河之異。」

初運設備

全部師生盡徙建德，留校者此時尚有我們六人，料理運輸設備。雖然深受這種緊張空氣和謠傳之威脅，可是我們在十五六日正在努力圖運約千件左右堆積校門內外的圖書儀器；在工人稀少，車輛難得的情形下，我們仍自己出外盡力覓車，轉送江干，每車兩箱，代價一元。當時祇覺得多運出一箱，便為浙大和祖國多留一分原氣，但截至十六日深暮，運出的仍不過所餘的四分之一，留着的仍屬我們積年珍藏的富有價值的工具，我們相視淒然，有時真忍不住要涕淚縱橫了。不得已，相與到校內巡視一番，更將所餘各物，移置大禮堂內。乃於夜午夜淒風苦雨中，更加入了四位同事，十個人擠做一團，裝進一輛小卡車中，

我們遂初度的離開杭州。

黎明，我們一行人到了建德，躍出車箱，接觸了料峭的朝氣，我們的鎮靜條地又恢復起來了。六小時後，我們在校長和文理學院院長胡剛復先生領導之下，恢復了勇氣，增加了幾位生力軍，又步步為營打探清楚杭州一夜來仍然安睡在祖國的懷抱中，沒有一點意外之後，我們重又踏入杭州，在街市秩序逐漸恢復之中，我們更感到興奮與自信。自十七日起，我們除將已裝箱者運離杭州外，更將學校所有可以搬運的東西，儘量移動，不使落到敵人的手中。當時杭市舟車人伙，逃避一空，我們乃計劃分程運送，在去杭三十四公里的富陽，和九十六里的桐廬，設轉遞站，駐員雇備舟車，以便分途運送。當時杭富間，我們祇有一輛卡車，在風聲鶴唳城郭蕭條之中，我們祇有加緊裝運；自晨四時起，至暮十二時止，有時一日五次往來，直至二十二日，方始告一段落。

自二十日以後，杭州已重見緊張；雖然因頻受驚惶而習為故常，但一方面默察戰局趨勢與我方戰略，杭垣似乎是不預備堅守的，我們更是無能效勞，只能盡其在我。不過我們仍抱着希望心，因為杭州此時已沒有軍事上的重要性，敵人或尚不暇分力及此，同時我們的當局，容有另一方面保全杭州的至計，不到最後關頭，我們始終在留守杭州的本校。所以林汝瑤先生以及十幾位工友，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方始離了杭州。但尚有八位工友，直至今日，仍留在杭州，乘機照料在敵人鈇蹄蹂躪下的杭州校舍和校產。

大好湖
山何忍
忽置

杭州終於在首都淪陷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淪於敵手。

二、建德兩月 (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廿七日)

建德昔為嚴州府治，四圍皆山，頗鮮寬谷，在浙江省內是瘠苦的一縣，民食不足自給通衢」之稱。惟自海

建德之
今昔

。惟歷代文化相當發

達。張其昀先生考其

發達的原因有三：一

則山明水秀，古稱「

嚴陵山水甲天下」；

二則南宋建都臨安，

嚴杭相隣，影響甚大

；三則南宋時，嚴為

西南孔道，有「八省



(建德風景線)

運代興，洪楊大亂，浙贛路築，皆與建德以相當的不利。因之，今昔異勢，建德蕭條日甚。不過嚴光高風，青嵐映對，弔古攪勝，尙足使行人流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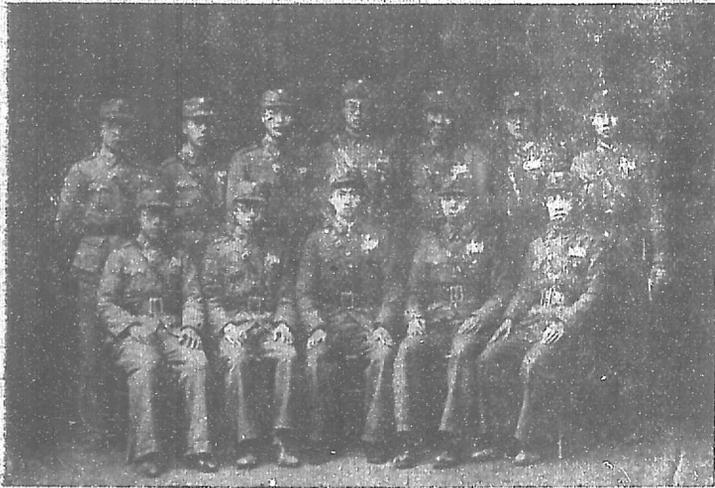
大學城

在離杭一月之前，浙大為未雨綢繆計，已請教務長鄭曉滄先生在建德籌備臨時校舍，建德城小屋少，所以辦公室教室宿舍，便分散在城內各處，總辦公室設在總府前方宅，教室分設林場、天主堂、孔廟等處，宿舍分設中心小學、萬源堂、東門街一帶，不過雖屬破碎，但皆相去不遠，往來甚便。建德居民無多，浙大師生及教職員家屬合計不下千餘人。

同時，杭州師範也移至建德上課，而之江與宗文，也一度有設校于此之計。故每屆課餘飯後，則街巷擁擠，幾乎盡是智識分子。那樸素的嚴州舊府治，頓然市面活躍，成爲一座大學城了。

見仁見智各盡天職

自十一月十七日始，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止，授課未嘗稍輟，終以設備不全，僑借太甚，未能長足進行，但課外宣傳慰勞工作，未嘗中斷。同時更在一些年青人的心底，湧起無比熱血，多少人因之而懷疑於自己的此種流離生活，究竟是否合理？



(隊擊游場戰東加參人二十等斗奎劉學同佼本)

祖國危殆，至於斯極，綿綉河山，轉眼焦土。上馬殺賊，下馬草檄，方也是此時此地熱血青年一條可貴的行徑。因之，有少數教職員和學生，便離開了課堂，而走向前線。但同時大多數的師生，依然深信大學是國家培

計劃離建

之業，有更遠大的使命，因而努力於本位工作，認定緊握着熊熊的智識之火炬，而加發以揚致用，正是殺敵復興的基本工作。

首都既陷，敵人移師南向，杭州便成了牠其次的一大目標；而杭建之間，不但一輩可航，抑且公路坦蕩，五小時間即可到達。同時敵機肆擾金衢各地，建德城內，警報也日見其多。浙大定居之次，喘息稍蘇，方始計畫萬一敵人窺杭，則留此將不能較久。那時，教育部已令本校必要時得遷江西。因之，校長和胡院長周承佑先生等於十二月初出發赴贛，在吉安泰和等地勘察未來校址。因江西省政府的贊助，與二邑各界之允借房屋，始決定遷贛。在建德上課一個半月之後，浙西軍事形勢頗見不利，我們終於在杭州失守富陽繼陷之日，開始離去建德。

這一次的行動，比第一次離開杭州時，事先計劃更為周到；但形勢的嚴重，則過於前此在杭州的情勢。首都陷後，浙中為敵肆意轟炸，交通秩序，在在發生問題。我們不得已，在杭州陷落的晚間，開始首批動員，仍是每晚一批，第一批為女生和二年級學生，由梁慶椿、舒鴻、鄭奎聯三先生率領出發，（十二月廿四日）第二批為三四年級男生，由陳柏青、陳大慈、白起鳳三先生率領，（十二月廿五日）第三批為一年級男生，由儲潤科、夏濟宇二先生率領。（十二月廿六日）教職員有眷屬及無眷屬者，分組同行。並在蘭谿汽車站、金華第一旅館、南昌教育廳、樟樹公安局、吉安鄉村師範，各設辦事處，以便接洽招待。

自我們行後，建德經相當時間的緊張與凋敝，終於因我前方的努力搗搗與敵人的改變目標，恢復相對的安定。直到現在，我們還時常回憶着那山水佳麗，民風醇和的小城。

三、赴贛途中（廿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廿七年一月廿七日）

這是一次最困難的旅程，但也同是一次最適當的訓練。

最困難的旅程
最適當的訓練

當離開建德，首批師生自蘭谿舟行或步行到離金華不遠的地方，金華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許遭了敵重轟炸機三架空前的狂炸，城內創痍滿目，本校的大批師生，幸未遭害，但身經其危的，自校長胡李盧三院長以次教職員，不下二十人，所幸無一損傷。轉瞬之間，金華繁榮頓歇，居人當日盡徙，入晚風雨大作，令人幾乎有置身墟墓之感。重以杭州失陷，消息既以廣布，敵越江南或循公路而直指金華，窮追我軍，使浙贛改觀，亦屬可能之戰略。因之，人心皇皇，不可終日。我們在金華這樣空氣籠罩之下，大家希冀早上浙贛路火車。當時先後動身集於金華之師生甚多，乃以市肆停業，柴米難得，有不少人多時枵腹。是晚，同人分別留於鐵嶺頭五號和龍游地方銀行內，四壁蕭條，幾乎相噓以氣，凍坐終夜。抱着第二天乘車西行的希望，大家勉強的忍受了這一夜。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跟着第二天曙光以俱來的：是火車不通的消息與事實，是警報的頻頻發出，是食物的更難購得，是風風雨雨的終朝不息。但大家不禁各自發了一種大的決

金華炸
後的停
留

心，有的留下，有的交涉兵車附行，有的逕自沿着鐵路「安步以當車」。乘火車的，很多搭乘煤車，敵車，冒受風雨，嘗盡飢寒。但終了達到了衢縣，轉赴常山。彼時自建德第二天以次出發的，在蘭谿聽見金華被炸火車不通的消息，大多仍留船上，溯信安江而至衢縣，常山。常山到玉山有八十里的汽車道，本校在事先深恐鐵路中斷，預為接洽好了常玉公司的車輛。至是，乃以專車送我們師生至玉山；於是全部師生，俱在此後一周間，到達了玉山。

玉山經
過的周
折

玉山是那時浙贛路總局所在地，我們為預洽車輛，以免臨時發生問題計，十一月十九日已請齊學稼教授在玉山專辦接洽車輛的事宜。所以在一月七日上午九時，有一列專車自玉山車站開出，九日到達樟樹，但以機車不能勝載，留下了兩輛，以及留此待運圖儀的師生，尚不下百餘人之多。

話應當說回來，二十六日以後，留金華的少數師生，不久也陸續的搭了火車到達玉山，加入了大隊。但有一批圖書儀器約七百餘箱，由職員八人及十餘工友照料着，裝了三十多隻民船，艤泊在金華車站北而不遠的河裏；當時謠言既熾，警報頻頻，榜人百餘，日以逃走卸貨相恫嚇，希望立將箱件卸下，以便將船隻駛避上游。在此危疑震憾之中，終由負責照料的人員撐柱其間，一方面積極的向車站中人設法，在兵車煤車以及材料車上分加上去，如此至十二月六日夜間為止，遂將所有搬出的校產，運離秩序紊亂使人喪失膽氣的金

華，於七日的清晨，在浙大專車出發之前，到了玉山。

專車開出後的第三日（九日），玉山遭了一次慘酷的轟炸；敵人滅絕人道的在鬧市上投了炸彈數十枚，所幸浙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師生，於兩日前離此，否則也許不免有人波及，而是日尙留玉山的少數師生，雖也幸告無恙，却已飽受虛驚。

沿途阻滯

所有留玉山的團儀車輛，一月十三日盡行開出，接洽車輛的齊學啓李潔非兩先生，亦途於十三日午乘傷兵車於次日抵南昌，轉赴樟樹；待至樟樹，才發覺了有一輛TP 163號的客車未到。十六日，重新回到南昌，找浙贛路線區司令部打電話給沿線各站站長，終於探知這一車中師生被留在向塘的鄉間。於是又到了向塘，尋到他們這一行人，問知他們的經歷，更多磨折：——他們以十日之久，方始走了二百六十四公里的短短距離，爲的無車，爲的疲憊，便留在此間小休，自己煮飯，自己洗衣，竟在度着新村的生活起來，終於在十七日以及二十日兩日，先後將這一批落後的師生和行李運抵樟樹，這最後一批的師生舟行到達了吉安，已在一月廿一日；至廿六日，最後一批的行李和團儀，也到了同一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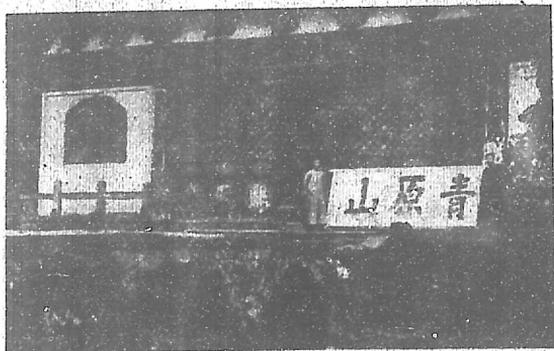
這七百五十二公里的距離，竟耗費我們的旅程至二十五天之久，（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平均計算起來，每日祇移動了三十公里。但經過了這樣一番嚴重而有意義的試驗，我們師生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吉安；大家增進了許多經驗和信力。

四、吉安小住（廿七年二月十八日—廿七年二月十八日）

「懷文
山之
邦浙
統之
學」

這裏應先表明一段湮沒的史實，我們得教育部和江西省政府的指示與協助，以及校長胡院長等的勸察結果，最先本定遷至吉安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校址，同時修葺去吉安十五里的青原書院，（王陽明先生講學之地）撥給吉安的省立鄉村師範，而以鄉村師範的校址，讓渡與吉安中學。此議方行初步，乃以變動太大，中途停頓。浙大遂實行第二步計劃，即是為認真課業不致荒廢時間起見，在吉安利用此兩校寒假期間，借屋暫行上課一個月，以結束這一學期的課業。另一方面

浙大西遷紀實



（吉安青原山青原書院）

，便積極進行修繕泰和南郊大原書院等處的臨時校舍。

師生到達吉安後，教職員住鄉村師範，學生則住入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因為有現成的設備，無需多事布置，所以甚為簡便。自二十二日起，教職員一律恢復辦公；學生開始受課兩周。繼之，自二月三日至九日的一周間，舉行二十六年度上學

期的學業考試。考試後，休息一周，準備南行八十里而深入泰和的鄉間。

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原爲白鷺洲書院遺址，在贛江中，形成一小島，爲宋季文文山先生肄業的地方。樹木葱籠，烟波浩淼，修遊其中，在學生的身心上，不僅足以調劑其長途的勞頓，且可煥發其欣欣向榮的志趣。許多師生，致憾於留住太暫，深願長期的攻讀是間。可是在浙大去後不久，（三月中）白鷺洲上便遭了一度轟炸，敵人之蓄意摧殘我文化機關，於此已可見其一斑。

同時，一件有關文化的事情，在此不妨附述的，便是教育部鑒於京滬蘇杭淪陷之後，公私圖籍，損失至大，多由於文化機關之經濟艱窘，與不能未雨綢繆，早爲之計。既得悉浙江省立圖書館所藏文瀾閣本的四庫全書，移在建德，迫近前線，因之乃電請竺校長和浙江省教育廳協同內運，以保文物。二月九日，校長乃派李絜非先生赴浙商洽啓運事宜，那時省立圖書館長，呈准教育廳已將庫書運抵浙南某邑了，而部旨仍主西運以策安全，中經接洽周折，終於三月二十七日由李君會同該館史君啓運出省，四月七日自江山循浙贛路西行，十四日到達長沙；二十六日，又自長沙出發，五月一日方始安全的到達目的地。中經五省，歷程五千里，便這一百三十九箱的古文化寶瓊，妥藏在祖國的心腹之地。

泰和方面校舍，布置就緒，同時吉安中學和鄉村師範，兩校寒假已告完畢。我們師生始於二月十八日由水（贛江）陸（贛粵國道）兩道，抵於泰和南五里上田村的大原書院，新村

，老村之臨時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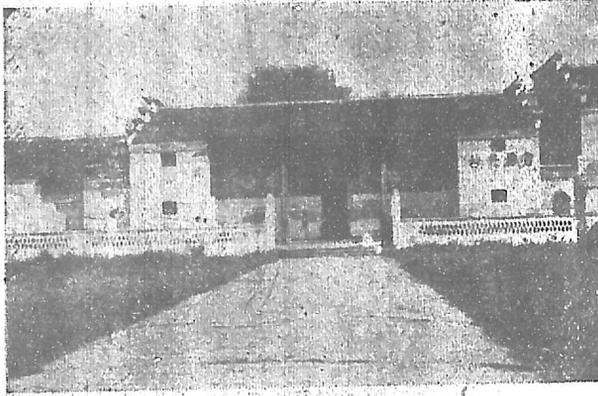
五、泰和鄉間（二月十八日—十月八日）

泰和風
光與人

「舊吉安府統縣凡九，爲東南名郡，江廣之正途，驛騎之要會，數其名勝，必推白鷺與青原。蓋人不藉地而重，而地實藉人而重，過其地者，忠愛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泰和北距吉安八十里，浙江大學臨時校址在泰和城西五里之上田村。泰和古西昌地，又名白下，前揭澄江，後引科嶺，良疇中拓，豁然平衍，廬舍田園，遠近映帶，衣冠文物，代不乏人。上田村，著姓蕭氏之居也，有大原書院興趣園觀樓，負山襟江，真趣洋溢，中涵池塘，可資灌溉，俯仰之間，軒豁明秀，殆清淑之所萃也。前人詩云：「百年喬木今更蕃，萬卷遺書舊常有。」今古樹幽茂，學舍整飭，惟遺觀樓舊有藏書，已遭兵燹之厄，今仍設大學圖書館。澄江卽贛江，公路沿江而行，巡達校門，乃全省之通衢。江濱煙渚縈迴，峯巒挺秀，寒濤似捲瀟湘之雨，漁火如近楓橋之夜，朔暮變態，無不可賞，於青原白鷺之外，別開勝境。懷文山之母邦，溯贛浙之學統，凡抗戰與求學，抗戰與民生等要義，前賢垂教，至爲深切而著明，吾儕學子，慨然有繼往來此之意，當知所以興起」。〔引述張其陶先生「文文山與王陽明」一文之結論，見國命旬刊第七期〕以上是本校地理教授張其陶先生筆下之泰和風光與人物的縮影。這段話不僅鼓勵在泰和時期同學的感奮，並且還足使未到達此邦的人發生景仰嚮慕之感，而更使曾經僑居此地的我們，發生了深刻的繫念和回憶！

我們的
環境的
我們的
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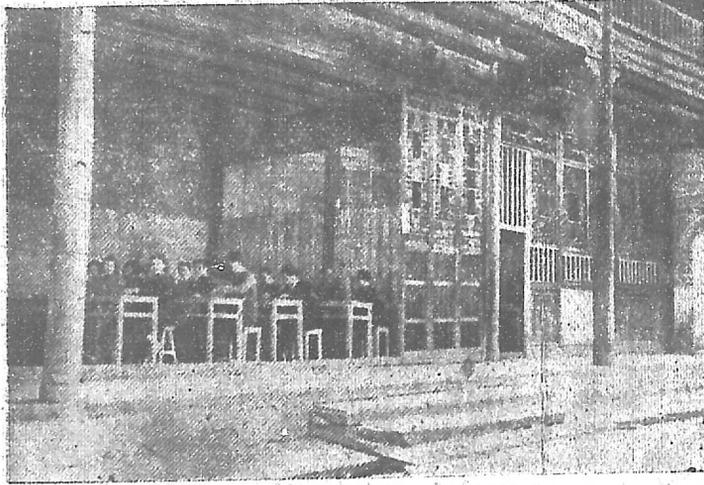
泰和校舍



乘着全體教職員和學生在吉安恢復課業的一周間，一部分職

浙大西遷紀實

(院一第校本院書原大和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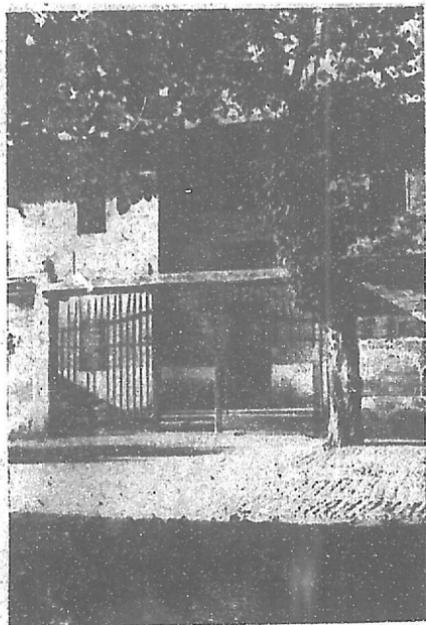


(角一之室教大浙間鄉和泰)

一四

員便先行到泰和鄉間籌備，臨時校址去泰和縣城西五里之上田村，浙大所借用的房屋，共有四處：(一)大原書院(離城最近約五里)——總辦

公處和一年級學生主要受課住宿的地方；(二)老村(大原書院西北里許)——教職員眷屬主要住處、儲藏室和試驗室；(三)新村(老村西北里許)——圖書館、禮堂、教職員宿舍和二、三、四、五年級學生受課及食宿地方；(四)華陽書院(老村西二里許)——農學院試驗室和農場所在地。凡舊有和新增，有房舍不下四百間，其地曾爲共黨久據，和水災年見，以致凋敝不堪，待陸續修葺之後，尙稱足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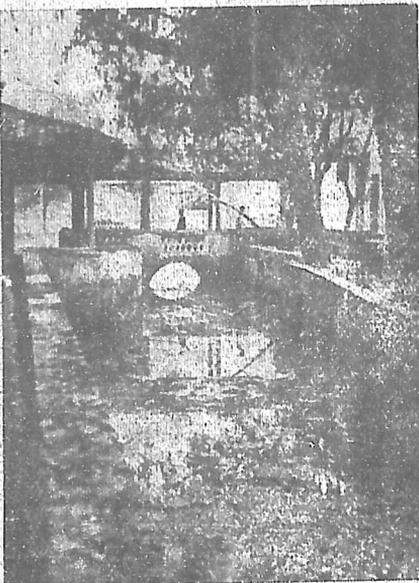


秦和本校第二院(園圍)

一番跋涉，一番蘇息，我們的新力量，不久便在這新環境裏煥發出來。自三月十八日起，直到六月三十日止，其間凡五十周，努力課業，未嘗稍廢。各院系的實驗，亦於四月份開始，日中不足，繼以焚膏。同學黎明即起，在朝陽之下，漫山遍野，朗誦默讀。此番景象，凡曾參予其間過的，當會沒生不忘。白日既匿

新的環境
發生的力量

實施貸
金與工
讀辦法



(泰和校本趣園之一角)

，又復三更燈火，埋頭苦讀。大環境如此急迫，小環境又如此清幽，祇有培植品質，增益智識，以供今後國家社會之用，實為全校一致的體認和行動之指針。

五月一日，開始學生的貸金，這給予大部學生以一莫大的解慰和安定。因為浙大的學生，大部藉隸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即太湖流域；此時故鄉告陷，接濟斷絕，實施學生貸金之前，並已先行工讀辦法，（三月十四日）後者較前者尤足減少流弊。其由委員會規定辦法重要的有：（一）工讀委員會分調查、情報、教育、工程、墾植、衛生、事務等股，有必要時，得增設他股；（二）本校學生得向本會請求工讀，繕具申請書，送交調查股；（三）各股主任應分別擬就各股工讀計劃及預算書，經校長批准及通知會計課後，即將需要工作之種類及人數，通知調查股，由該股編製工讀學生名單，送交各該股主任選用；（四）學生工作報附，每小時以一角至二角五分為限。實施以來，頗著成效，至貸金多寡，則視所在地

隨時的生活情形而增抑之，以維持其每月的生活於不敷。

在上述各股中，情報股成立最早，為的我們所經及的兩地，「建德和泰和，皆沒有報紙。應事實的需要，在建德時，除最先貼佈壁報的一個時期外，繼之，曾利用我們自備的無線電收音機，編印了二十四期鉛印的「浙大日報」，不但使校內靈通消息，且深受建德各界人士的歡迎。到了泰和之後，自三月七日起，鉛印既不可得，乃改用油印發行。每期由前一日之晚間九時起，至第二日上午九時止，分別由工讀學生及職員二人，收聽並記錄國內外各電台所播送的新聞，十時編就，繼之抄印，每日十二時左右出版；觀新聞之多少，出版自一百至二百半不等。除國內外新聞外，並酌載校聞、論著、通訊。浙大日報除了本身靈通消息的貢獻以外，並倡導為抗戰需要的募捐，隨時宣傳，逐日公布，計先後代收護受傷將士醫藥捐款法幣一千三百六十二元六角六分，又代收學生宣傳隊公演收入的一部，合共經募一千九百七十六元四角二分；分三次匯寄漢口大公報館收轉，呈獻國家。浙大日報的效力，可於該報百期增刊中校長的「百期紀念感言」中見之：「浙大日報是在中華民國全面抗戰以後出世的，是在我們浙江大學顛沛流離中產生的，浙大日報之所以刊行，並不是偶然，而是適應環境的需要。我們學校一遷建德，再遷泰和，建德與泰和統是沒有日報的地方，而在全民族熱烈抗戰的時候，前方戰場的消息，國際形勢的變態，我們全校人士，刻刻關懷，莫不以先睹先知為快。所以學校雖在困苦顛沛之中，而浙大日報呱呱

墮地以後，不但能繼續維持，而竟能逐漸擴充篇幅，在極短時期以內，給我們以精確的消息。……浙大日報不但給我們以最近的消息，而且時時促進我們的自省。上田村比較上海、杭州、或是漢口、重慶、何嘗嘗壞，在此窮鄉僻壤中，所看見的是青山綠水，所聽見的是鳥語花香，到處所遇到的是村婦車水與農夫插秧，毫不覺得是戰時景象，正如世外桃源。在這種環境之下，很容易養成安逸豫的習慣，忘記了魯西蘇北我們幾十萬健兒，正在槍林彈雨中，浴血抗戰和敵人肉搏。惟有日報每天在提醒我們，敵機如何瘋狂轟炸，在敵人鐵蹄下的同胞，如何忍恥受辱，而我們勇敢的將士們，又如何奮不顧身的驅除寇虜，甚至殺身成仁。所以浙大日報，也是我們當頭棒喝，我們每天讀了浙大日報以後，應該自問我們在後方的人們，有沒有盡了做國民的責任？」浙大日報今日在宜山仍在繼續成長中，循時俱進，至五月初已超過了第四百期了。

上田村在多年兵燹之餘，居人此時雖已漸自外方歸來，但一切公私事業，初未恢復。浙大為服務地方計，加以教職員眷屬隨校內渡者，不乏其人，所有子女，急需入學，爰有籌設學校之議。依據梁慶樞先生的調查，（見國命旬刊第十三期，又十四期吳志堯先生一文所論尤廣。）泰和鄉村小學之缺點，有（一）教員報酬低而工作忙，（二）師資程度低下，（三）設備簡陋，（四）缺少課外活動，（五）教材缺乏農村與本地之適應性，（六）忽略精神訓練等六項。因之，擴充與改組所在地的保學，實有其必要。本校乃與縣府及當地人士商妥

澄江學
校

，接辦村中的保學，因為贛江在秦和境內，又稱澄江，就改稱為澄江學校。先組織校董會，本校及上田村各推四人，其他一人，聘該縣熱心教育人士担任之。本校校董為鄭曉滄、莊澤宣、張其昀、張紹忠四先生，其中鄭先生並被推為主席，莊先生兼任校長。經費由上田村蕭氏及本校每學期各捐助二百元，秦和縣政府補助二百元，其他學雜費收入，亦約達二百元。校舍則係就原有保學，加以修葺。有學生百二十餘人，小學中高年級及低年級各編一學級，初中因人數較少及經費不敷，故合編一學級。課程悉依部頒的課程標準辦理。儀器圖書，多由本校借用。至於教師，除聘請專任二人外，其他均由本校具有教學興趣的各系同學担任。校董會成立於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籌備兼旬，乃於三月二十四日開學上課，至六月二十九日給放暑假休學。其間，本校以該村文風甚盛，居民稠密，及為謀該村教育的發展起見，曾建議贛省府教育廳，設縣立小學一所於該村，藉垂良模於來茲。同年六月間，遂奉贛省府令正式改澄江學校為縣立上田村小學。本校西遷後，不久贛省府遷來其地，該小學近又由贛省立實驗小學接管代辦，迄今校務當更見發展了。

贛江主流所經，除少數地方外，兩岸皆係平疇，但以夏雨時至，幾於年必泛濫，有似埃及尼羅河，惟具體而微，可是為利不逮，而為害過之。我們所定居的上田村，和贛江相去咫尺，因之，樓壁牆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見。本地住民雖已習焉不怪，然新來者不無戒懼，「方舟」生活絕非如想像中可以玩味，而學校貴重的設備，尤不堪受浸水之損傷。

堤防水大

本校爰向贛省府商洽辦理防水事宜，經水利委員會，予以初步計劃。嗣本校再建議於贛省府和水利局，承其允認經費一萬元，餘由本校補足。遂在土木學系主任吳復初先生的領導之下，由土木學系的工讀學生，分別測量水位和基堤，積極籌備，興築防水堤一道，東起泰和縣城，西迄梁家村，長約十五里。時日既促，工程又大，而人工的募集和指導，非本校師生工作以外的時間所允為獨任，因之，遂由本校和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縣政府三方合作，組織堤工委員會董理其事，推竺校長為主席委員，設辦事處於老村蕭氏宗祠。繼於四月廿八日開工，五月七日工人增至七百人，五月二十日後，更增至八百人，所有土方、涵洞、水閘等工程，陸續觀成，六月杪乃告完工。其中胡剛復院長、吳復初主任，慘淡壁劃，經營尤力，是年雖以雨量減少，適無水災，但未雨綢繆。對於今後該邑西鄉之防止水患，正可留着一件永久的貢獻。

如果我們認防水堤為本校當時的一種推廣事業，那麼更有深切意義兼有農事推廣性質與救濟意味的，更有沙村開墾的事業。本校遷贛後，鑒於泰和歷遭兵燹，原田每每，荒蕪可惜，更目擊千百戰區難民，流亡贛省，坐食非計，乃擬以此難民，移墾荒田，俾可救濟流亡，增加生產，誠為一舉兩得。於是勘定泰和屬四區沙村墟附近高墘地方一帶荒田六百畝，為第一墾區，由農業經濟學系主任梁慶椿先生草擬進行計劃，函准江西省政府，經二七六次省務會議通過組織規程，並決定豫算，立即撥款進行。五月下旬，派土木系工讀學

沙村開墾

生一隊，測繪墾區地形。六月初，本校農學院院長兼墾區管理委員會主席盧守耕先生偕該場主任周承澍先生，先後在南昌吉安選得合格條件的墾民八十一人，送往泰和墾區，尙有自行投奔該場者，截至二十八年三月止，墾民已達一四〇人。築路蓋樓，以啓山林，關於衣、食、住、衛生、教育、自衛等事，一年以來，已有甚大改進。舉凡墾地的選擇、測量和清理、規劃設備，以及水利、道路、建築、籽種、耕具、耕牛，皆有改良。而集團經營的採用，尤爲其間一大特色。該場廣續進行，周君等服務不輟，可謂精神維繫，未嘗中斷。



(泰和贛江邊浙大碼頭)

除主任外，並有本校去夏畢業同學過彥先、解翼生兩君，參加指導。現該場有第一第二兩墾區，共九二二九〇畝。二十七年原預算爲一九九五〇元，其中技術指導費及測量費三八〇〇元，由浙大担任，行政費及事業費一六一五〇元，則由省府担任，今本校雖去泰和，而此事

衛生運
動與民
衆教育

此外，爲推行衛生運動於所在地，除送診施藥以外，更由學生自治會所設之民衆俱樂部，會同本校醫務課於五月二十二日，一度舉行兒童健康比賽，由教授夫人多人，捐資備獎，以資提倡。屆日，參加比賽的有六十二名兒童，聘吳志堯、夏綺文、朱潤瑜三先生爲評判員，檢查與評判結果，完全及格者祇有三名，皆屬本校教職員的子女，但爲鼓舞居民計，凡參加者，皆予以獎品，藉便此後之實施健康教育。又爲推行民衆教育，增加抗戰力量計，本校學生自治會，分在附近各村，設立平民夜校，內分男女兩組，每晚七時至九時，分由男女同學担任教授各種初級課本和技術如習字珠算等等。並以求得增進教育效率，謀與學生家長取得密切聯絡計，更於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舉行懇親會，招待學生家長，當時情況熱鬧，感情至爲融洽。又爲鼓勵鄉民自學以及寓教育於娛樂之中，自四月十六日起，在凍頭村設民衆俱樂部，購置並捐集抗戰書報二百餘種，棋球等遊戲運動器具多件，不取費用，供給居民。他們每於耕種之暇，到部娛樂，多時至二百人，並有人致函該部請求浙大同學多予指導，以及多購舊書小說。此種民衆教育的設施，不僅灌輸相當的智識，而且對於消除不良嗜好（如賭博），轉移地方風氣，都有相當的貢獻。

「讀書不忘救國，」國事至此，更不容我們坐視，對於民衆加以宣傳組織，實爲當務之急，浙大到泰和後，先後舉行多次救亡宣傳，話劇的表演，自泰和吉安乃至南及贛州。學生自治會第一次擴大宣傳，是在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附近鄉村及城區舉行，分組宣

擴大宣
傳抗建
運動

〔七七〕

講全民抗戰的重要性。五月十五日晚，更在泰和城內中山公園，舉行第二次擴大宣傳，排演「東北之一角」、「最後一計」、「九一八以後」、「警界」等劇，觀眾踴躍，敵愾情緒高漲。〔七七〕之夕，則在新村舉行「七七紀念」，出演「盧溝橋」等話劇，觀眾亦有來自十數里以外的村民。六月四日五日兩晚，在吉安舉行抗戰宣傳大會，公演話劇；四日大雨，在民教館舉行演出，並分發傳單三千份，標語千餘，觀眾有地方黨政各界領袖以及民眾千五百人，五日人數增至二千，前後共演出「漢奸的末路」、「最後一計」、「一家人」三名劇。除話劇外，並有歌詠，俱有喚醒民衆的效力。學生話劇團體既由宣傳增進了經驗，更擴大其地域，於八月六日起結隊南至贛州，售票募集救護傷兵捐款，公演「中華民族的子孫」等劇，三日間先後演出五場，每場均告客滿，共收入一千一百餘元，除尾數外，悉交予地方當局充作救傷之用。（按尾數則交由浙大日報社彙歸大公報館）「八一三」紀念日，更以短劇招待贛州軍警各界。（不售券）使同仇敵愾之氣，一時瀰漫於贛江的上游各地。對於募捐，有同樣的熱烈，和美滿的結果。我們先前在杭州，在建德，於此皆力行不輟，所募集的成績甚大。而在泰和半年，其熱烈不下於杭州時的情況。四月十九日，學生自治會發起捐款救護傷兵運動，至五月六日，在校內共募集一千五百十元三角一分。繼之，五月十八日，浙大日報倡議節省筵資救護傷兵運動，先後於六月十三日、七月八日、九月十三日，三次匯出法幣洋一千九百七十六元四角二分。六月三十日，組前線慰勞隊，推

捐輸之熱烈

前線慰勞

選張其昀、唐鳳圖、束星北、王淦昌、程耀椿、錢鍾韓六教授赴漢口轉至前線慰勞，川資由學校供給，慰勞金則由教職員捐俸。每月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百元以下者捐百分之五，十二千餘元以充之。（案此款以後改充為寒衣捐款與儲備用款。）八月六日，學生話劇團赴贛公演，十三日事畢，共集款千餘元，以千元交地方黨政機關，充救護傷兵之用。八月十三日，本校師生工友為紀念新故的竺師母、仰體師母生前義俠的素懷，組織傷兵慰勞團，在校內募捐五百餘元，慰勞路過泰和的傷兵。（實際用去四二五、六二元，餘一五二、一元併入浙大日報社。）總計自四月至七月四閱月之中先後集資捐獻逾七千元之鉅。我們同學先後播遷，很多經濟來源斷絕者；教職員則薪酬減折，旅費繳增，經濟狀況亦皆不及從前。是故得有如此良好的成績，實比杭州時代更為難能可貴。當時捐款情形之熱烈，得未曾有。不但將一切退費如玉山車費餘資，（自玉山至樟樹初暫收車費，後以路局供給退還而移捐者）在抗戰合作社之股金，千秋鄉合作社息金，多數交出充捐；更有將應得獎金酬金移動，（如滕維藻同學之捐出國文會考第一名獎金二十元，王誦同學之捐出額外工作代價，）以至所有一切宴會之資，佳節之酬酢禮金；亦皆擇節移動，化私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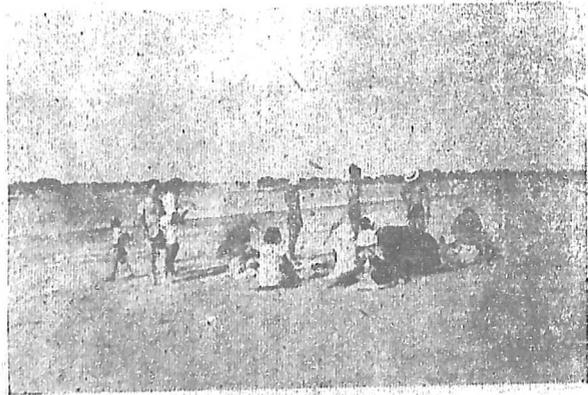
「七七」抗戰周年紀念日，校內並提倡節食或絕食，以餐資移充捐款。風聲所播，小朋友們也熱烈響應；澄江學校學生，曾集得糖果百餘元，轉輸前方。凡此節衣縮食，踴躍輸將，為數雖若無多，內心實極悲壯，而其激發當地民氣，尤有振導抗戰精神之效力。

贛江游泳

此外，關於公共事業，則尚有千秋鄉消費合作社之成立，贛江游泳場之開闢，兩者對於本校同人與校外居民俱有便利。贛江游泳場即利用大原書院的對岸江邊，圍水作場，淺沙澄波，形勢天成。自六月十九日開放以來，每日下午二時起至六時止，由校舟接送往來，校外人士，亦可參加，當其盛時，每日不下三百人之多；利用環境，鍛鍊體魄，此

師門家
變與女
界懿範

會獻身教育，又嘗在北平練習飛行，與竺校長締婚以後，除協助其事業教子治家以外，尤熱心社會事業。抗日戰事發生以後，在杭迭次發起救護傷兵捐衣贈食運動，及至泰和，更



(場泳游校本江贛和泰)

其一端。至於引用艱民，調查鄉村，試種蔬菜，經營蠶桑，皆曾分別從事。合各別局部的成效，符成大學推廣事業的偉績。

在這期間，有一件不幸的事情，雖似屬於一家，但實為於一校甚至邦國的，是為竺校長夫人張俠魂女士的逝世。師母係出三湘名門，與邵翼如先生夫人張獻君女士為姊妹行，早歲

爲努力。對於校內男女同學，以逮工友，亦時致顧護。推衣解食，不遺餘力。浙大近年以來，其內部充溢慈愛和祥與民物胞與之情趣與行動，竺師母精神感召之力實多。先是泰和鄉間衛生設備不周，竺校長之二公子衡於七月二十一日患痢不治，師母亦同時患痢，其時竺校長爲領導慰勞將士及勘地遷校等事，正僕僕湘桂道上，聞電馳歸，經名醫診治，而師母病已沉篤，延至八月三日逝世。校長憂患餘生，悲思可知；徒以國難方殷，校務待理，力自振作，公而忘私，仍每日到校治事不輟。同人旋於八月十日舉行公奠，當時闔校蒞臨，多人墮淚，其見其感人之深。九月十五日發引，卽權葬於本村料嶺山原，執紼者數百人，同時學生團體更爲紀念師母起見，於「八三」紀念日向師生工友捐集款項五百餘元，組織慰勞團，慰勞過境傷兵。（參見上節）竺師母故後，浙大師生輿多追慕不衰，深信其精神不僅在一校將留永久之紀念，亦且足爲中國婦女之典範。

在此期間，尙有同學遭遇不幸而使同人繫念不忘者；三月二十六日同學李潛初君，在泰和校舍附近墮水溺斃，六月二十二日同學丁而昌君，在桐廬亦歿於水，又休學之同學洪寶三君歿於遂昌，聞亦由於游泳而致。三君皆英年有爲，而喪生潢池，同爲學校國家不可彌補的損失。

敵軍犯
七月向盡，寇氛益熾，自二十日以後，鄱陽兩岸，戰事日見劇烈。二十五日，九江淪陷，敵分兵循南潯路南下，雖我軍英勇抗拒，而贛北贛中，頗受威脅。浙大先事準備，於

浙西
統籌
一辦

籌劃
西遷

七月間在廣西宜山覓得校址。然在六七月間，贛戰已萌，謠言甚熾，竺校長猶力持鎮定，師生照常上課，仍如原定學曆考試結束。且留校同人，於九月初仍主辦教部統一招生吉安區之招考事宜，於浙分區（永康）之招考命題與閱卷，亦仍派員傳達，襄助浙教廳共同辦理。一面胡院長既已赴桂接洽，（自七月一日始）一面則組設遷校委員會，決定利用暑假，分批西行。八月十七日，復派李潔非、滕熙兩先生入桂籌備。並依查勘結果，圖書儀器遵贛江、北江、西江水運入桂，師生則由贛湘公路湘桂鐵路陸道入桂，遷校委員會亦於八月二十日開始辦公，先一日首批圖書儀器，自秦和南行。九月伊始，先後在贛州、大庾、南雄、曲江、以及茶陵、衡陽、桂林成立運輸站，關於乘車、押船、代運圖書行李、人員分組、出發日期，皆有極詳盡之規定。

六、來桂紀行（八月三十日—十月二十日）

我們在秦和的暑假，方纔開始，敵人已溯江而上，謀犯武漢。本校鑒於建德遷贛之匆促，與今後籌計之從容，七月一日，由校長胡院長赴湘桂各地視察，七月杪，九江淪陷敵手，敵分兵循南潯路窺南昌，校長以家事自廣西過歸，校中同人乃議決從容早遷，並及早呈准教育部，當利用暑期行事。八月上半月，派員探訪入桂路線，在原則上訂為圖書儀器遵贛粵間水道入桂，以其比較安全；師生則循贛湘公路湘桂鐵路西行，以其時間比較經濟。八月十七日，復派員入桂籌備臨時校舍。先是教育部有一「遇必要時可遷貴州安順」之命

，但到安順比到宜山要多三分之一的路程，且宜山安順間全恃汽車，圖儀凡數千箱，預計運到須費時半年以上，且根本車輛難得，於是籌計再四，乃決定先選宜山爲一段落，俟後再看情勢以定行止。同時關於安順，仍依教部意旨，請胡院長前往視察，並和該省當局商洽一番。

津貼學
生及職
員旅費

遷校期間的最高機關爲遷校委員會，委員七人，爲：吳覆初、（鍾偉）、蔡作屏、（傑）梁慶椿、張曉峯、（其昶）夏濟宇、儲潤科、沈魯珍、（思璵）七先生，先後於八月九日九月五日兩度會議有關遷徙事宜，比以路遙費重，對於學生和普通職員之待遇較薄者，以此負擔太重，乃議定學生每人津貼旅費二十元，教職員則分下列三種辦法：（一）月薪五十元及五十元以下有眷屬者，津貼旅費四十元；（二）薪俸三十元及三十元以下未有眷屬同行者，津貼旅費二十元；（三）押運圖儀者除免路費外，每日津貼膳宿費一元五角。更分師生爲教職員組與學生組，前者由蔡作屏梁慶椿兩先生後者由張曉峯儲潤科夏濟宇三先生分別負責指導。至於辦理遷移事項，如人員運送，圖儀運輸，舟車調度，房屋準備，以及設站招待等等，皆仍由沈思璵先生及總務處人員負責。八月二十日，第一批教職員出發，九月十五日，第一批女生出發，以後即盡三輛校車，分批輪流運送，休學生和畢業生皆受與在校學生同等待遇。校車免費運送，限於西至茶陵，南達贛州。（南行繞粵入桂者祇有少數的教職員）過此以往，皆爲自費，遵水陸兩道分別入桂，另由本校在經過重要據點設立辦事處

師生到遠

，爲之招待食宿，接洽舟車。並以時當夏季，除衡陽桂林及柳州有公私醫院外，又請校醫於茶陵及耒陽各駐一人，以備必要之診療。爲樽節師生旅費計，對於公私車輛船隻，皆事先商妥，船車專用，價格略有減折。最先一批教職員於九月八日抵宜山，第一批學生（女生）則於同月二十八日抵宜；十月八日，最後一批學生，方自泰和出發，教師與職員則有十三日至二十日離贛者，約至十月向盡，所有教職員學生，全部安抵宜山。而爲處理泰和積運圖儀及未了事務，則仍留少數員工照料。

步行隊

學生方面，爲鍛鍊體質，沿途探訪計，另有步行團之組織，計分兩隊，共有陶光業、吳恕三、潘傳烈、莊自強、鄭芝書、沈崇煥、蔣鴻賓、錢大業、陸以楚、徐龍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出發，校長當贈以地圖表格等件，以示鼓勵。陶君等一行取道茶陵，攸縣、衡山、南嶽、而達衡陽，途中先後訪問各縣商會，以及孫伏園、鹿地亘夫人，參加各地歡送征兵宣傳大會，及與其他劇團開座談會。雙十節紀念日，更於蕩浦參加慶祝大會，登台表演。嗣後沿途工作，桂人觀感一新，至十月杪安抵宜山。經行千里，費時四十餘日；不僅爲本身得更深廣的體驗，亦且對校中同人振發一番新的精神。

浙大去杭，圖儀完備，攜以入贛；茲行爲安全計，所以取道粵省，以水運雖緩，但較其他運輸工具爲穩妥，（如不易爲敵機襲擊的目標）而水脚所費又較低廉。徒以其時水量不

廣州突陷運輸受阻

是，同時有其他三數機關，亦遷斯途內遷，以致一時船隻求過於供，遷延時日。連十月二十三日，廣州突告陷落，適有本校首批圖儀二十六噸與行李三百餘件，於前二日方抵三水江上，廣州告陷，敵艇四擾，押運人員胡鳳初先生等，幸以敏捷辦法，於二十六日尾緊他輪上駛肇慶，幸免於難。外間謠傳浙大圖儀被棄，實爲傳聞失實，然亦足見其情形緊急之一斑。惟學生行李四三四件，以二十二日自韶南下，滯於四會，進退維谷，直至今春方始設法取回，仍獲保全。

改途運桂安全無恙

此時粵北振動，舟車阻滯，而浙大圖儀一時結集韶關與大庾兩地，欲進不能，遂議將韶關圖儀水運樂昌坪石，改裝粵漢鐵路至衡陽；而在大庾圖儀則原舟駛回奉和，繼放樟樹，改由浙贛粵漢兩路運衡。兩方圖書儀器及行李凡三千件，終於十二月十二日前，到攸衡陽。復於年終裝湘桂車運抵桂林，改由水道於一月十二日悉數運抵陽朔，因爲其時桂林不斷被炸，而陽朔多山，不致有被空襲的危險。陽朔柳州一段，祇有公路可通，乃蒙蔣委員長於軍書旁午之中，俯念本校困難與大學設備之重要，飭軍委會西南運輸處撥卡車四輛，以利運輸。所有存陽朔的圖儀，皆得先後運至柳州，轉由龍江運宜山中應用。

七、宜山近事 二十七年九月八日—二十八至五月

宜山於隋前爲南蠻地，唐初置龍水縣，宋宣和元年，改稱宜山，去今僅八百二十一年

一變烟
療雨一
與抗戰
精神

。昔稱「蠻烟瘴雨」之鄉，現在考察起來，炎風暑雨，烈日濕氣，甚不適宜於健康。且地瘠民貧，生產有限，惟交通便利，又以瘠土之民向義，故民風樸厚。住民歷代長期抗拒僥苗族，終年應付環山急喘，與惡劣氣候，生活艱苦，乃易養成抵抗強暴的優性。近年以來，廣西得「苦幹窮幹硬幹」的賢明當局為之領導，故抗戰發生，更能積極訓練，踴躍應徵，殺敵致果，為國爭光。宜山為桂省八大城市之一，當然

導師制

為矯正偏於智識的傳授，兼謀德行的訓導，以及增進師生間的感情起見，浙大自二十五年始，在杭州起，即實施導師制，二十六年度，更在西天目山分校中切實施行，措施行未久，而抗戰事起。繼在泰和，普遍恢復，惟以輾轉邊動，設備未周，一時難見實效。



(宜山龍江)

也很富於此種抗敵精神。浙大師生在昔努力求學與救亡工作，未數後人，既來宜山，觀感所及，更為奮發，每有舉動，輒與本地各界合作，應為中堅。本編大事記中，對此履歷頗多，這裏不再詳述。

二年來盡奉教育部令，推行斯制，所以本年度更爲積極；在雷賓南孟憲承兩先生主持之下，多所推進。到宜之後，擬定具體辦法：（一）各導師須每週至學生膳堂內與學生會餐一次，餐時及餐後留意學生生活並與接談

，（二）全體導師每月舉行會議一次，（三）各導師領導學生人數，暫以十二人爲原則，（四）三四年級學生以本系教授爲導師，

（五）各導師宜定時或隨時與學生談話，解

師亦蒞聽甚衆，多執弟子禮，對學校風氣，頗多感發淬勵之效。本校學風原以質樸中正著聞，際茲顛沛動盪之中，得當代大師之啓導，益有無形的昇華。今馬先生以公車之徵，入蜀開講，而其「泰和會語」「宜山會語」所留遺於本校精神的影響，則永垂不朽。

救濟清寒和戰區學生，除已設有公費免費學額外，近更廣泛的引用貸金工讀制度。近



(馬一浮先生)

然儒宗博學碩望的馬一浮先生，自二十七年春，來浙大講學一年，講闡六藝要旨，義理名相，誨人反躬力行，拔本正源。馬先生講學時，本校教

獎學金

年本校為獎勵實學，又先後設置獎學金多起。如竺校長為紀念去年逝世的故師母張俠魂女士，特捐俸千元，作為「俠魂女士獎學金」，以每年所得利息，獎給家境清貧成績優良而尚未得有公費或其他種獎學金的二三四年級女士一名，由校長委鄧教務長與各院長主持其事。農業經濟學系主任梁慶椿先生，因其尊翁梁述明先生，在中山縣原藉遇難，為紀念先德，激勵後進計，先後捐款五百餘元，充作「述明紀念抗戰論文基金」，由學校設置委員會，主持贈獎辦法，竺校長盧院長與委員會諸君又發起贈賻充獎，集得四百八十八元五角，併計一千元，規定每年用息贈獎一次。本年度徵文廿七篇，結果選獎徐傳斐等六同學，寓膏火於倡學之中，收實效於獎勵之下，不僅留一家之紀念，實有裨於本校篤學研究之學風。

「光榮
的洗禮

敵人在軍事目標以外的殘酷破壞，愈後而



(被炸後之標營東宿舍)

愈為瘋狂，而摧殘我文化事業，尤若為愈演愈烈的一端。這在牠看來，學校與其他文化機關為中國抗戰建國的重心之所在，不僅目前為救亡宣傳之一中心，亦且為將來建國實力之策源地，故蓄意破壞，不遺餘力。浙大在杭州三閱月中，祇被機槍掃射了

浙大西遷紀實

一次，經過金華玉山時，遭了轟炸，但牠目的不一定是浙大。今年二月五日，暴日纔真個以浙大爲目標，最慘毒的加以肆虐。當然，浙大是重要文化機關，夠得上轟炸的資格，同時，在二月初，浙大師生更在宜山宣傳募捐，熱烈異常，而教授的言論，也積極倡導持久抗戰的精神。（如

張其駒先生更在大公報的星期評論上，痛斥了汪精衛和敵人所放的和平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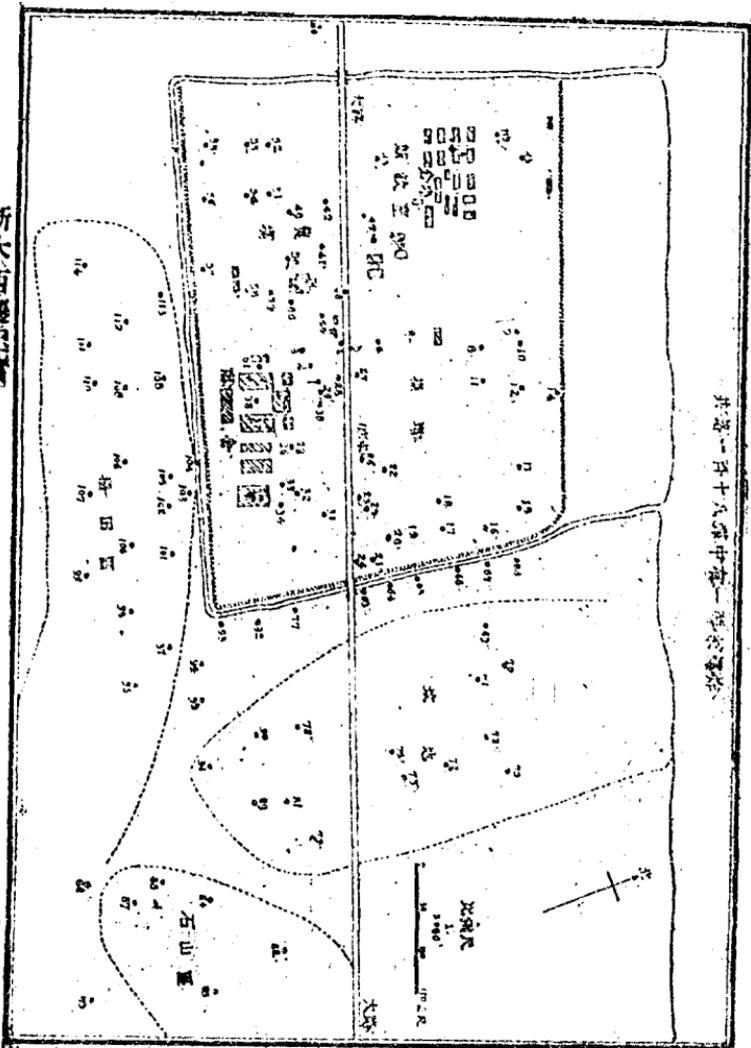
(舍宿西營標之後炸被)



(室教之後炸被)

幕。此外教授中以文字在西文刊物上作國際宣傳者也。）很多不過，我們不絲毫畏懼轟炸，轟炸了，我們同學還認爲是經歷了一番「光榮的洗禮」。二月四日，敵機炸貴陽，經宜山本校校舍上空，師生已略有戒心。次日，（二月五日）適值星期日，陽光大好，爲一月

共第一百十八號中第一號空軍營



浙大西邊紀實

四五

(圖落彈近附校本營標)

以來所未有，師生大抵散赴各處，但依然有兩班補課，和一班考試的師生，（本校規定凡因空襲警報而缺之課，概在晚間或星期補足。）而在宿舍中同學亦尙不少。敵機十八架，先炸西門、汽車站一帶，東門外標營中人們，得以乘機聞聲趨避。而敵機於迴旋一小時中，在標營一地竟投彈百十八枚之多，其蓄意摧殘，於此可見。結果，同學徐嘉森、高昌瑞兩君受輕傷，房屋計被毀標營東宿舍一座八間，大禮堂一座，新教室三座十四間，體育、導師、訓育、事務等各辦公室，以及室內所有器具，總計損失約值三萬元。受災同學一五一八人，（即書籍行李被毀者）竺校長當晚召集會議，以商善後，一面即另闢宿舍，藉資安頓；並於次日行政談話會中，由校暫撥二千元調濟，並請教職員捐俸什一以益之。當事變之後，未被波及之師生，咸以衣服被褥借贈，同舟之誼，臨難尤切。國內各友校以及各地浙大同學會，亦多函電慰問，關懷同情，令人輿感。三月間教育部更撥准五千元，為救助被災學生之用，除歸入校中先墊救濟款外，悉與學生會籌度，別其輕重，分配同學為代製衣被與補購圖書之用。

浙大遷至宜山，環境一切與杭州差殊頗多；而時代摻迫，更不容閉門造車；故與所在地人士密切合作，以及認識和克服環境，實為過程中所必需。參加所有政府規定的以及有利於抗戰建國的各種運動，浙大每任先導，而與地方合作無間，藉以推進於全民的動員。宜山之地震、氣候、風物、人情、經濟、疾病、皆俱其特殊性，浙大居處其間，既當認識

因地制
宜學以
致用

以求適應，更當克服以資利用，所以史地、化學、教育、園藝、農經等系，皆在和自己有關的方面，加以科學探討，與事實的研究。近已陸續以所得用文字或事實表現出來，以求獻替於地方國家。而如養蠶之示範，和工程之經營，則亦倡導地方作各方面新的發展。此於大學西遷中，教育效能之推廣，實已盡我們較廣的貢獻。

八、西遷回顧（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八年五月）

時間與行徑

在全國多數大學為時局關係而西遷之中，浙大亦隨着東戰場戰局之急變而遷校。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這已是對日全面抗戰開始後三個月）開始離杭，至本學期結束為止，屈指已歷二十閱月了。西遷的路徑，是一遷建德，再遷泰和，三遷宜山，而在遷泰和以前，為利用新址校舍修葺的時間，曾暫留吉安一個月，結束考試。（一部分師生曾於廿六年秋開學後留西天目分校約二月許）其間凡經行浙、贛、粵、湘、桂五省，總計歷程約二千一百三十四公里。（自贛入桂，一部分師生，以押運圖書儀器多循水道之故，約多行三分之一的旅程）現在回顧起來，覺得我們的西遷絕不是沈離遷避，而是尋求我們教育與研究工作更大的效率，擴大我們教育的收獲。爰就管見所及，對於重要變遷之跡，與今後之展望，略加抒述，以為這篇報告的結束。

顯而易見的，浙大在抗戰中不斷地生長起來了。就學生人數論，二十六年度第一學期

在抗戰
中生長
起來

人數的
增加

，連西天目山分校（當時之一年級）合計爲六三三人。廿七年在泰和時學生人數與前相埒，（留浙未同來者甚少，同時各大學入本校借讀者增多。）是夏各系畢業生九十人離校，而秋季招生的結果，新生數遠過於畢業生，廿八年春更招收先修班，（去秋錄取而遲到，和高中春季始業班新畢業者。）至最近（四月杪）本校學生各院系各級統計，爲六百九十九人，而先修班七十五人尙未計，合計之將達八百人。至於教授人數，因院系的增設，略有添聘；而以當局在此國難中益事撙節，不僅職員減少，教授上亦有局部合級，不致使教授人數有比例的增加，故總計人數與前相埒。（此數量上之不增，反足表示教學效率之增高；同樣，浙大的預算減折而學生數增多，每人所費的國幣亦見減少。）其次，就所設院系論：浙大在廿六年秋計有文理、工、農三學院十六學系；最近浙大則有文、理、工、農、師範四學院廿二學系，其中師範學院與所屬六學系（其中教育系是原有而隸文理學院的，現該系原有各級仍舊外，新招生則改隸斯院。）以及文理學院的中國文學系，則是廿七年度增設的。自二十八年九月以後，教部已准文理學院分設爲文學院與理學院，而農學院之增設農學化學系（原爲農藝系之農化組）亦於四月間新得教部核准。故至暑假後開學時，全校將共成爲五學院二十四學系。（各系系名與主任姓名可參看浙大要覽）此外工學院擬增設航空工程系，雖以預算設備關係未准，也已在醞釀準備中。最近不久，即可成立浙東分校，以應抗戰中東南各省學生升學之需要。浙大到了今日，已成爲國內規模完備內容充

院系的
增設

實的一所最高學府了。

當浙大遷離建德之際，東戰場戰局方急轉動搖，浙東情勢緊張。我們認為際此全民抗戰高潮之中，智識分子固當表率當先，鼓舞自衛救國精神，其或體力血性超羣之輩，或即參加前方作戰；（浙大學生十一人，自建赴前線參加軍隊工作，在省垣最後退出協助保安處做破壞交通工作，其中一部分近尙在軍中。）然全民抗戰之道，不一其方；時代愈進化，軍事所需之科學智識基礎更重。深維我們智力國力之不競，則高等教育培植本源努力研究以增強國力之使命為尤大。而此種專門研究工作，有繁重的設備，需特殊的布置，必須有相當安定的環境，為敵人所不易摧破。我們體念教育部重視大學安定的政策，在遷緊張形勢之下，忍痛西遷。猶以不忘東南學子升學之便利，願慮長途旅程將耽誤開課，所以看定贛中作為校址；在廿七年十月以前，除上海租界上的大學外，全國大學中猶以浙大為最近前線。直至贛戰緊張，武漢動搖，教部始令浙大遷黔，我們又以期望早達而相地於廣西。至此，我們離浙更見遙遠；同時浙東以在戰略上減其重要，自廿七年秋後更見安定繁榮。浙省與東南各省高中畢業生需要升學者，或頗以遠道西行為不便。雖然廿七年度浙大三百餘的新生中，仍以浙江籍者佔第一位，甚至廿八年三四月間還有不少先修班學生自贛浙來就；然而我們深覺大學服務的地域分配，我們有特別願到東南各省需要的義務。本年一月，教育部電令本校在浙可分設先修班，必要時得在浙南成立分校。經派員赴浙訪問接

浙東分校的設立

洽，知道不僅浙省高中畢業生有就近升學的要求，而且閩北、廈門大學已遷汀州，閩北學生入學非便。）安徽各地、江西以及自江南出來的中學畢業生，與不耐滬居的上海青年，都有這樣的需要。我們既爲設備及種種關係，不能留浙，要不能不有適應此要求的設施。因此，擬定在浙招生設校的計劃，於四月杪蒙教部核准，一方面成立分校設計委員會，決定廿八年秋起在浙江龍泉縣境成立浙東分校，於暑假期內單獨招收各院系一年級生一百二十名，並酌收先修班學生。這樣，我們在西遷期內，在浙江已回復一部分的設施，我們的服務範圍是在西南和東南並進了。

我們固然特別注意原來所在地的需要，可是事實上浙大在此期間更增加了「全國性」的色彩，而更符於「國立」的意義。浙大在杭，學生來源除浙省各地外，多數來自太湖流域的江南各地；雖然長江上游與北方的學生，在近數年來也漸有來集。現在可大爲不同了：我們的學籍表中幾乎包涵全中國所有的各省市區，而其中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貴州等省籍的學生，至今已居相當的多數。各地風氣的特長，都荟萃於一爐；在適當的指導與觀摩之中，自然地會發生補弊救偏截短揚長的作用。在向「全國性」這一趨勢上邁進之中，浙大的學風，必然有更見恢廓健實的前途。

民國以來，內戰頻仍，各省多被波及；但江浙兩省，除十三年所謂齊盧戰爭外，罕遭兵燹。北伐完成以後，中原不幸屢多事變，即江西亦用兵多年，惟浙江則儘在和平中繼續

瀟安
逸的
習

建設，交通日便，繁榮日增。而杭州環境之優美，湖山的秀麗，更爲國人所嚮往，中外游客所雲集。然因地理人文的影響，居是間者，易因生活的恬適，風習的柔靡，鮮發揚踔厲之慨，有壯氣潛消之虞。今霹靂一聲，抗日軍興，錦繡湖山，遽陷敵手，不得已西向長征，自關新域。回首當年，忧心來茲，他鄉作客，觀感彌切。於是環境外迫，良心內激，自然不能不作時代的適應。我們今日，大家過着刻苦質樸的生活，策勵人定勝天的志氣；如其昔年或有幾微因循浮華之習，怯懦悲觀之情，或偏狹自囿的傾向，至今日皆逐漸被時代的狂濤所蕩滌了。而憤發強毅，愛國愛羣，與時俱進，蔚爲風尚。深信抗戰結束，浙大必能因西遷生活的訓練，而培成更堅毅更積極的學風。

發揮
仁勇的
成德

縱使我們嚴以自繩，以爲江南文弱之習，還是積重難返，急公好義之風，未能發揚盡致；然今昔相形，究竟已有了驚人的不同了。長期異鄉的旅居，使學校已成爲一個大的家庭。敵愾鸚張，抗戰益烈，使國家民族至上的觀念，普遍的滋長於全校的人心中。金華至玉山道上的遇炸，對我們已是一種實際的教訓；尤其最近宜山一次嚴重空襲的遭遇，使我們目擊心驚，感發更深。當時師生趨避互助於事先，搶救應付於當時，推衣解食於事後，亦智亦仁亦勇的精神，已有崇高而充分的表示。西遷以來，竺校長對同學更多諄諄的訓導，時以勵志力行修身報國相期勉，而其特別開揚王陽明先生的精神，以爲足爲國難中大學生的典範，尤可謂取法乎上，啓導深長。浙大近年畢業同學，據訪查所得，很多直接獻身

於抗戰建國的大業，堅毅負責，各盡其能。而在校同學，在環境磨練，師長啓導與相互砥礪之中，一面認真於課業，以爲學術救國基本的準備，一面則出其餘力，獻身於抗戰建國之宣傳，協助地方事業的進行，較之在杭時期，此種精神更爲奮發而普及。教師各本所學，教導研究，而於當前工作，也多樂於參與，輔助合作；捐輸之熱烈，即其著例。在抗戰與西遷之中，我們確然自信有除舊布新的進步。

可是長途跋涉，家鄉淪陷，在心境上究是一番巨大的變動。重以內地的風土氣候，與沿海差異太大，營養衛生，亦每感不及。凡此生活上的不便，自然不免消精勞神，使一部分人生理上損其健康，甚或發生心理上的陰影於不知不覺之中。浙大於此，已付與相當的代價。但這也不是虛擲的。因爲我們對此，已漸有深刻的認識，而大家願合力對此環境以及因此發生的反應，加以逐步乃至澈底的改造。體格的不逮，往往爲精神不能健全發展的要因，所以鍛鍊體魄的重要，已因西遷而成更深刻的認識。而砥礪學問，修養德行，乃至互助合作風氣的加強，衛國救國精神的發揚，皆有待於繼續不息的努力。浙大今日，已搏成一個休戚不可或分的結合體，不過也許還沒有達到有機性的結合體之境界；這正是我們大家所願體認清楚，與共同努力的目標。

浙江大學承數十年的積緒，經許多前人的努力，造成今日的規模，固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其藉歷史與環境而造成的優良學風，——醇厚樸實勤學敦行忠誠純潔的學風，

學風之
同類與
前瞻

更是一種無價之精神的財產。數年來因時代的轉移，環境的變遷，在外鑲上不免多少受着不利的影響，而使所要應付的問題，比從前更為複雜。可是已往的良好學風，經多年的培植，有深厚的基礎，至今已蔚成一種偉大的力量，決非易受外來變化的摧殘。浙大最近已定「求是」二字為校訓；此不僅在在學校歷史上有所根據，（浙大最早的前身為清季之求是書院）而且在智識的探求與人格的培養上，俱足為最高的準繩。竺校長自長校以還，時以科學精神民族思想為全校倡導。常舉我國先儒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與西洋科學家反抗權威力求真知之精神相印證；以為不魯諾、加里奧、達爾文、赫胥黎諸人之反抗教會昌言科學真理之「求是」精神，正符於不移不屈之旨，亦猶王陽明先生所謂「君子之學惟求其是」的意思；與中國先哲篤學力行之精神相合契；就是中國歷代受外族侵入時先烈之成仁取義，也正發於此同樣的篤信「求是」之精神。他時常詔人以注意理智，運用自己的思想，發揮「明是非，不計利害」的精神；因此認為「求是」二字不僅是力求高深智識之基本準則，也是培成健全人格之有力啓示，更可說是發揚民族精神之一種根本動力。在這國家危難學府播遷之中，我們對於在現代世界力爭生存之條件，願作更深的考量與努力；亦惟在此經歷艱苦動心忍性的環境之中，正是我們鍛鍊培成此「求是」精神之最好時機。我們深信近二年來的努力，正是向着此一目標而行進。我們更相信浙大在此期間，仍能保持發揚其已往學風之優點，且正在增益其從前有所未逮之要素，

浙太西邊紀實

四四

而以此「求是」的精神貫穿網維之；待戰後遷回浙江原址，必能造成一番嶄新的更健全的學風，以負起我們新的時代更偉大的使命。

中華民國廿六年

浙大西遷大事紀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七月七日

「盧溝橋事變」發生

七月十日

竺校長鄭教務長沈總務長出席中央武漢浙江三大學聯合招生會議由京返校

七月十二日

本校教授梅光迪蘇步青周厚復蔡堡先生等八人赴京會中大武大共擬本屆新生考試之試題

七月廿四至廿八日

三大學聯合招生開始報名本校担任上海杭州兩地共計二千六百餘人

八月一日

本校學年開始
本校成立紀念日

三大學聯合招生今日起開始考試至三日止

八月四日

本校教授梅光迪先生等二十五人赴京批閱三大學聯合招生之試卷

八月十二日

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成立校長任主席張紹忠先生任副主席

八月十三日

滬淞戰事爆發

浙大西遷大事紀

浙大西遷大事紀

二

八月十四日

敵機首次襲杭笕橋飛機場

八月十五日

敵機大舉二次襲杭被我機擊落十二架

八月廿三日

本屆錄取大學一年級新生三八七人榜示校門

八月廿八日

杭州報國寺軍械庫之房屋撥歸本校應用

九月七日

聘朱庭祐先生爲本大學天目山分校主任

九月十日

二十六年度上學期正式開學

九月十四日

竺校長夫人張俠魂女士發起募集傷兵棉被食品運動

九月十六日

聯絡本市教育機關聯合發刊「抗敵導報」計出版十三期每

九月十八日

期銷行七千份

九月十六日

本學期正式開課

九月十八日

全體學生舉行擴大宣傳募集救國公債並由校長與張其昀先

九月廿一日

生訓話

九月廿一日

一年級新生移居於潛西天目山禪源寺分校

九月廿八日

本日警報時間最長計六時有半

十月一日

學生戰時後方服務隊編隊

十月四日

本學期本校正式借讀學生人數統計共爲六三三人

本市留美同學竺校長梅院長等致電美羅斯福總統請其主持正義制裁暴日

十月九日

本校教授梅迪生先生等編印「國命旬刊」創刊號出版

十月十二日

天目山分校大一導師會舉行成立大會

本校爲慰勞前方將士募集棉背心運動開始

十月 七日

學生戰時後方服務隊全體隊員分班演習

十月十八日

學生戰時服務隊募集舊衣救濟難民

十月廿五日

本校聯合國內各校院電簽訂九國公約各國主持正義

竺校長赴天目山分校訓話題爲「大學生之責任」

十月廿六日

本校學生聯絡國內各校大學生致電九國公約會議主持正義

十一月五日

本校師生認購救國公債第一批萬元匯出

敵自全公亭登陸

十一月十一日

本校全體師生分三批每日一批遷往建德

十一月十三日

沈總務長及王以中李絜非二先生留守杭州辦理搬運圖書儀

器

十一月十四日

本校第一批師生安抵建德

浙大西遷大事紀

四

十一月十六日

竺校長由建德赴杭州督運圖書儀器

十一月十七日

建德臨時本校復課

十一月十八日

情報委員會張貼中外各電台新聞

十一月廿三日

張聞駿周承佑兩先生赴吉安泰和籌備贛南校址

十一月廿九日

張其昀先生講「建德之地理與歷史」

十二月一日

西天目山分校一年級學生以浙西緊張分批下山來建

十二月二日

情報委員會出版鉛印「浙大日報」

十二月三日

派杜清宇李絜非兩先生赴金華衢縣向浙贛路接洽車運

十二月六日

天目山分校一年級學生首批抵建

十二月七日

一年級學生先行教授基本課程

十二月七日

在贛南籌備新校址之周承佑先生返校

十二月九日

本校學生劉奎斗、吉上賓、湯蘭九、王家珍、程羽翔、洪

鯤、丁而昌、程民德、黃宗麟、虞承藻、陳家振、離校赴

杭參加省公安局游擊隊

校長胡院長周承佑先生等再度赴贛復勘贛南校址

十二月十日

一年級新生最後一批抵建天目山分校派馬宗裕蔡正先二先

十二月十日

一年級新生最後一批抵建天目山分校派馬宗裕蔡正先二先

生習時留守

十二月十三日

首都淪陷

十二月十四日

圖書儀器首批六百餘件自衢縣裝浙贛車運贛
午後二時本校在建德東湖附近舉行消防演習
圖書儀器二批四百餘件自金華裝浙贛車運贛
校長等自贛復勘校址今夕返建

十二月十六日

齊學啓教授赴玉山向浙贛路總局接洽車輛

十二月十九日

學生自治會戰地服務隊募集日常用品慰勞傷兵

十二月二十日

圖書儀器第三批自建出發循水路運金華

十二月廿三日

今日始停課所有停課期間作爲本年度寒假論

十二月廿四日

杭州淪陷

首批學生由梁慶椿舒鴻鄒奎聯三先生率領出發

十二月廿五日

第二批學生由陳柏青陳大慈白起鳳三先生率領出發

十二月廿六日

金華被敵機三架狂炸當日首批學生適抵金華無損傷

第三批學生由儲潤科夏濟宇二先生領導出發

姚卓文王子青兩先生留守建德

十二月廿七日

各批師生在金華及蘭谿分由水陸兩行皆會於常山而結集於玉山

中華民國廿七年

一月七日

滯留金華最後一批圖儀七百餘件今夜裝車運往玉山
結集玉山之師生登浙贛專車繼續西行沿途皆有逗遛

一月九日

先頭隊師生到達樟樹鎮舟行前赴吉安

一月二十日

全體師生先後到達吉安

一月廿二日

本校在吉安開始復課

一月廿六日

留樟樹鎮最後一批圖儀舟運抵於吉安

二月三日

舉行二十六年度上學期學期考試

二月九日

派李絜非先生爲本校代表銜教育部命赴浙啓運四庫全書內藏

二月十日

二十六年度上學期結束籌備遷往泰和

二月十七日

全體師生出發前赴泰和

二月十八日

全體師生到達泰和

二月廿二日

校長舉行茶會招待教職員

二月廿四日

本校在泰和開始上課

三月七日

「浙大日報」正式油印復刊

三月十四日

本校實施學生工讀辦法

三月十八日

本校改組保學創辦澄江學校收容中小學生今日開學

三月二十日

學生自治會民衆夜校開學

三月廿六日

竺校長赴泰和東南四十五里之沙村視察開始籌備墾殖事業

三月廿七日

電機學系二年級學生李溶初君墮水逝世

三月廿八日

本校大四學生赴湘贛各地參觀

四月二日

學生自治會舉行第一次擴大宣傳

四月九日

校務會議決議組招生委員會

四月十六日

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開始在校講學

四月十七日

學生自治會民衆俱樂部開幕

四月十九日

舉行全校學生國文會攷

四月廿一日

學生自治會發起捐款救護傷兵

四月三十日

旅渝畢業校友會捐助本校戰區同學二百五十元

四庫全書今日安抵目的地

浙大西遷大事紀

八

四月廿八日

建築泰和梁家村防水大堤開工

五月一日

本校開始實行學生貸金

各實驗室實驗開始

五月六日

舉行校務會議改組特種教育委員會

學生自治會募集慰勞傷兵捐款一千五百十元三角一分匯交
漢口大公報館交轉

五月七日

防水大堤增工人至八百名

五月十二日

學生自治會致電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來華

五月十三日

本校學生所組織之吶喊團在泰和演劇宣傳

五月十五日

學生自治會舉行第二次擴大宣傳民衆夜校舉行懇親會

土木學系按日測量贛江水位在浙大日報上逐日報告

五月十八日

浙大日報社倡議節省筵資救護傷兵

五月二十日

「國命旬刊」改由本校發行聘梅迪生先生等九人爲編輯委員

五月廿一日

浙大日報百期紀念編印特刊

五月廿二日

學生自治會舉行第一屆兒童健康比賽參加兒童計六十六名

五月廿廿四日

教育部派陶百川陳泮藻兩先生來本校視察

五月廿九日

校長召集本屆畢業同學茶會

五月三十日

張其昀先生講演「江西的生命線」

六月三日

國命旬刊五六兩期分別在泰和初度出版

馬一浮先生講「君子與小人」聽者大集

六月四日

本校鼓勵滅細菌運動收買蒼蠅

六月四日五日

學生自治會在吉安舉行抗敵宣傳大會兩日間參加民衆計三千五百人

六月五日

化工學系三十餘人由程耀椿先生率領赴吉安參觀工廠

六月十一日

敵艦越安慶上駛犯贛

本校舉行校務會議時曾附爲討論關於時局演進與本校應付之意見

六月十三日

本屆畢業考試開始

六月十四日

浙大日報社代收救護傷兵捐款二百元滙漢口大公報館交轉發起捐募舊衣贈予沙田墾植區江浙流民

中國科學社派員來校提取本校代爲自杭運出之圖書八十箱

浙大西遷大事紀

一〇

六月十五日

本校在杭之消費合作社發還股金咸以之移作救護傷兵慰勞金

六月十九日

贛江游泳場今日始正式開放

三院畢業同學聯合歡迎本屆畢業之新會員

六月二十日

梅迪生先生被國府任爲國民參政員

舉行二十六年度下學期學期攷試

六月廿二日

贛省府聘廖文毅先生攷察贛省造紙事業

本校學生丁而昌君參加游擊隊本日本在桐廬前綫溺斃

六月廿六日

舉行本屆畢業典禮由校長馬一浮先生訓話畢業生計七十人

六月廿七日

組織前線慰勞隊由特教委員會決議慰勞隊川資由校支付慰勞費由全體教職員募集共得二千一百六十八元七角五分

六月廿九日

二十六年度下學期考試完畢

六月三十日

前線慰勞隊今日出發赴漢口隊員六人計爲張其胸唐鳳圖束

星北王淦昌程耀椿錢鍾韓六教授

暑假開始

七月一日

竺校長胡院長今日赴湘桂視察西遷校址

七月四日

敵越馬營封鎖線敵艦上駛我軍英勇抗戰於贛境

七月七日

今日爲「抗戰建國紀念日」師生工友節食絕食多起以節絕之款慰勞傷兵

竺校長被教育部派爲二十七年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吉安招生委員會主席

學生自治會在凍頭村公演抗戰新劇招待附近鄉民

七月八日

浙大日報社由吉安上海中國銀行滙漢口大公報館交轉慰勞傷兵捐款九百元

七月十二日

前線慰勞團在漢口來函報告今日在漢口附近參觀軍事設備體育課聘學生陶光業彭世勳等八人每日在贛江游泳池指導

七月十五日

游泳

鄱陽湖兩岸開始劇戰敵在九江東登陸

七月廿四日

九江淪陷敵手

七月廿五日

校長自廣西遄歸

七月廿七日

舉行校務會議決定遇必要時西遷並呈准教育部同意

七月廿八日

派李絜非先生赴贛粵間調查運輸情形

八月一日

廿七年度開始

浙大西遷大事紀

本校師範學院及中國文學系正式成立鄭曉滄先生郭斌蘇先生分任院長系主任機械學系主任周承佑先生離職改由張開峻先生任之

八月三日
竺夫人張俠魂女士逝世其前兩周(七月廿一日)二公子衡君病逝

八月四日
前線慰勞隊分別返校

八月六日
學生話劇團赴贛州舉行救護傷兵募捐公演共計五場十三日事畢得款千一百餘元移千元交地方充作救護傷兵之用

八月七日
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吉安招生委員會成立並呈請教育部另在浙江永康設一招生分處覆准

八月十日
竺宅爲竺夫人設奠圍校師生工友齊集舉行追悼大會

八月十二日
本校師生工友爲紀念竺師母組織傷兵慰勞團集款五百七十七元七角三分購日用品食品慰勞泰和傷兵計用去四百廿五元六角二分餘一百五十二元一角一分交浙大日報彙滙漢口

八月十六日
在新村大禮堂開教職員遷移會議
舉行黃炎救濟捐款一日運動

八月十七日 派李絜非、滕熙兩先生赴宜山籌備校舍及沿途查勘

八月十九日 首批圖儀運贛江南運

八月二十日 遷校委員會開始辦公

八月廿四日 派葉筠先生赴永康招生分處襄助招生

八月廿六日 二批圖儀南運

八月廿九日 滕熙先生抵宜山開始籌備李絜非先生留桂林向省當局接洽

八月三十日 第三批圖儀南運

教職員第一批啓程

九月一日 出日

舉行二十七年度國立各院校招考新生吉安區入學試驗應試者二九九人試場設泰和本校（永康分處同日舉行應試者二

四〇人）

九月二日 姚卓文先生赴贛州各地主持圖儀運贛事宜

九月五日 日 新生閱卷評分辦竣呈送教育部

九月八日 第一批教職員抵宜山

九月十二日 浙大日報社交由泰和裕民銀行匯漢口大公報館轉交慰勞傷

兵捐款八百七十六元四角二分

浙大西遷大事紀

一四

九月十五日

第一批學生(女生)自泰和啓程赴宜山

竺師母及公子衡君告窆於武山之麓師生全往執拂

九月十七日

接收宜山糧營臨時校址

九月十九日

本校「浙大步行團」第一二隊自泰和出發

九月廿三日

學生一批出發

九月廿五日

竺校長胡院長鄭教務長自贛抵宜

九月廿八日

女生一批抵宜住入慶遠中學

十月五日

校長召集在宜一部分教職員舉行會議商討舊屋分配新屋建造問題

十月六日

接收宜山職工學校(卽今總辦公處)

十月八日

最後一批員生自泰和出發

十月十二日

接收宜山文廟

十月十三日

數學系助教惲鴻昆先生病歿於宜山

十月十六日

圖書課在宜成立臨時閱覽室

十月二十日

校長召開會議討論修建校舍與開學訓導等問題

我軍×圍過宜學生自治會卽夕募捐二百餘元購毛巾等物慰勞

園藝系講師章恢志先生率同系學生葉鳴高君赴容縣一帶調查柑橘

宜山地方各界召宴本校全體教職員

廣州突告失陷

派李絜非先生赴湘粵協助運輸圖儀

首批圖儀二一六箱抵三水聞廣州陷由胡鳳初先生等趕至星夜設法西行幸免於難其時圖儀存韶者六一四箱存大廈者七八七箱前者遵粵漢路運衡陽後者循贛江返泰和待命

我軍自動放棄武漢

二十七年度上學期開學校長訓辭題爲「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

總理誕辰學生自治會舉行宣傳大會出演話劇

遵贛湘公路自泰和運衡陽之重要圖儀百六十餘箱抵衡後今日裝湘桂軍運桂林同日長沙大火

正式開課

胡院長沈總務長諸葛秘書自宜赴衡陽泰和指示運輸圖儀事

宜

十二月十九日 學生自治會參加本市威遠鎮舉行之優待征兵家屬聯歡大會

表演話劇

十二月十九日 舉行校務會議定「求是」兩字為校訓

十二月廿三日 胡院長等三人抵衡陽

馬一浮先生在宜繼續講學

十二月廿五日 張其昀張孟聞張清常三先生奉校命赴黔考察

十二月廿六日 胡院長等一行五人抵吉安計劃運輸存贛圖儀

十二月廿八日 浙大日報在宜油印復刊

導師參加學生合餐並在宿舍辦公室約集談話今日伊始

十二月一日 學生自治會宜山平民夜校兩所開學

十二月五日 本校校刊復刊第一期出版

十二月八日 泰和關儀運樟樹鎮裝浙贛軍今日西開

舉行校務會議將前線慰勞團慰勞金提半數卽一〇八四，三

八元撥充寒衣捐款

十二月十日 舉行導師會議

三月十二日

秦和圖儀四車今抵衡陽

留粵圖儀先後抵衡改裝湘桂車今日駛桂

校長因公赴演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

第一批圖儀抵宜

三月十六日

學生自治會募集一〇二二元提出七百元交由宜山縣黨部轉

桂林省抗敵會轉送前方

梁椿慶教授爲紀念其尊翁遇難捐贈「梁述明紀念抗戰論文

獎金」竺校長等相繼發起送賻充入抗戰獎金

三月二十日

張其昀張孟聞張清常三先生自黔考察返校

科學報告二卷二期校稿今日寄滬付印

三月廿三日

由韶關運桂之圖儀今日離衡陽運桂林

三月廿八日

白崇禧將軍在校講演題爲「兵戰與學戰」

由贛運桂之圖儀今日離衡陽運桂林

三月三十日

除夕舉行迎新大會

中華民國廿八年

一月一日

由贛運桂圖儀今日抵桂林

學生自治會於元旦日晚參加宜山各界火炬遊行並連續舉行

浙大西遷大事紀

一七

話劇公演三日

一月三日

一年級新生臨時課程終止正式上課已註冊之新生計達三二

三八

一月十二日

教育學系派代表參加宜山全縣教育行政會議

所有圖書儀器悉數運存陽朔

一月十五日

竺校長公畢返校

本校教職員家屬與女同事參加宜山婦女物品義賣收入一千一百六十一元

一月二十日

舉行校務會議決議自二十八年秋季改組文理學院爲文學院與理學院前者包括現文理學院所有之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教育學系與史地學系後者包括文理學院所有之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與生物學系

一月廿二日

師範學院教育系聯合宜山各小學舉行座談會

一月廿六廿九日

本校學生自治會舉行獻金公演共得票價二千二百餘元如數

呈獻政府

一月廿九日

學生自治會在文廟舉行義賣獻金運動共得國幣二千零十元

零二分五厘如數呈獻政府

二月一日

竺校長捐薪千元紀念故師母充「俠魂女士獎學基金」每年

動用息金獎清貧優良女生一名

校長對一年級新生訓話題爲「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

二月四日

本校化學化工農理化四學會組織聯合會今日舉行成立大

會

二月五日

上午十時五十分敵機十八架飛宜一小時內在城內外投彈百

七八十枚本校標營宿舍被炸頗受損害附近計落彈百十八枚

幸無傷亡

二月六日

舉行本學期第十一次紀念週校長關於昨日被炸事對學生訓

話張孟聞先生講演「從轟炸中學習」

二月七日

舉行校務會議成立戰時課程調整委員會由校長聘鄭曉滄先

生等七人爲委員並議定請教職員捐月薪十分之一救濟被災

同學

二月八日

馬一浮先生應蔣委員長孔院長陳教育部長電請入蜀主講

復性書院

浙大西遷大事紀

二〇

二月十四日

鄭教務長陳叔諒先生赴浙接洽浙省協款並籌設浙校

二月十五日

本校去年畢業同學樓君恩澤等五君被選爲中英庚款會所設之科學研究助理

二月十七日

舉行教務會議恢復特種教育委員會

二月廿三日

竺校長張其昀先生赴滬出席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

二月廿四日

教育部令准本年文理學院改組爲文學院與理學院並自二十

八年秋季開始

三月二日

鄭教務長陳叔諒先生赴浙南勘視浙校校址

三月七日

本校機械工程學系同學胡天爵君以患肋膜炎病歿於宜山

三月十日

招生委員會開會通過錄取先修班學生一批五十九人

三月十一日

竺校長張其昀先生飛演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

三月十三日

二十七年度上學期授課結束

三月十八日

二十七年度上學期學期考試開始

三月十九日

本校奉教育部代電准撥五千元作爲救助二月五日本校被炸

學生損失之用

三月十九日

二十七年度上學期學期考試竣事

寒假開始

三月廿二日

本校醫務課佈種牛痘開始

三月廿三日

二十七年度下學期開學

三月廿五日

赴浙公幹之陳叔諒先生返校鄭教務長留浙待命

三月廿七日

正式上課

四月三日

總理紀念週陳叔諒先生講「浙行之觀察」

四月六日

本校參加宜山各界民族掃墓並公祭蔣百里先生

四月七日

張其昀先生先後參加教育會議及中央評議會並視察滇南各地今日返校

蠶桑學系養蠶歡迎本市各界參觀三日

四月十日

「梁述明先生抗戰論文獎金」梁慶椿教授先後捐五百十一元五角黨同筮校長等所送贖儀四百八十八元五角共計一千

元成立「抗戰論文基金」送交本校

總理紀念週張其昀先生講演「建水之地理與人文」

本學期學生統計六九八人另先修班學生七十五人

「梁述明先生抗戰論文獎金」本屆贈予徐傳燮孫槐生湯馬

四月十五日

偉沈衍圻壽宇洪猷六君

本校全體師生舉行「國民公約」宣誓

四月十七日

梅迪生先生赴渝公幹

四月廿二日

物理化學電機機械各學系實驗開始

四月廿四日

本校參加宜山各界第二期抗戰宣傳週

四月廿五日

全體同學體格檢查開始

四月三十日

蠶桑學系繅絲實習招待宜山各界參觀

五月一日

情報委員會發起徵集書報送贈前方將士閱覽

五月二日

竺校長赴桂林公幹李盧兩院長同赴桂林轉重慶參加全國生產會議

五月五日

校長在桂林公畢今日返校

總理紀念週葉良輔先生講「宜山地形之由來」

五月八日

更定作息時間

五月九日

全體師生參加「五九」國恥紀念大會

五月十日

周厚復先生新著「腫頸症造成之原因及其防免之方法」

學生自治會爲受傷將士募捐蚊帳

五月十五日

奉教育部指令批准自二十八年度起增設農業化學系

大學畢業生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竺可楨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國立浙江大學舉行第十一屆畢業典禮于江西泰和上甸村校舍，竺校長致訓辭，此文爲是日講辭筆記稿。)

諸位同學，今天是本校舉行第十一屆畢業典禮，正值倭寇猖獗萬方多難的時候，諸位畢業生初入社會，就遇到困難，因此諸位的責任，就格外的重大。我們曉得范文正公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現在諸位離校以後，每個人也應該以使中華民族成爲一個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之民族爲職志。目前雖然敵人砲火飛機連續的天天轟炸，我們前方將士們仍能奮勇殺敵，前仆後繼，這種精神，就是我們民族的新精神，這新精神是鐵血鑄成的。從前戰國的時候，秦國是有名強暴的國家，他把韓、趙、魏、齊、楚、燕一個一個的併吞。當時有句童謠，叫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據史記太史公的解釋，以爲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懷王入關，爲秦所殺，楚人哀之，故亡秦必楚。這話是不對的，國之興亡不能以其君主之如何被殺來斷定的，楚之所以能復興，乃是因爲當時楚之民族奮發有爲，自強不息有以促成之。只要看當時，幾個偉大人物如漢高祖，楚霸王，韓信統是楚人，鉅鹿之戰，各國諸侯兵皆作壁上觀，惟有抱破釜沉舟之楚兵，始能以一當十，擊敗秦人。這都是表示楚之民族是可有作爲的民族，不是一個墮落的民族。最近德意志雖經歐戰敗蹟，而不出二十年

，一躍而又成爲歐洲的盟主，亦並不是Bismarck一人之功，乃是德意志民族剛毅不屈的精神。所以中華民族祇要能自強不息，奮發有爲，日本雖如何強暴，如何鬼計多端，亦徒見其心勞日細，而不能成功，我希望諸位對社會作事，能夠把這自強不息，奮發有爲的精神，傳佈於各村鄉各城市各機關去。

其次，諸位在校四年，所得於學校及諸位老師之益不少，但同時不可以不知中國現行學校制度之缺點與優點，而對於缺點尤其應該知道。惟知道缺點方能謀補救之方。許多人常以學校培植學生和工廠製造物品相比，畢業生沒有出路好像是工廠出品無處可銷，這比喻有很重要一點根本不合，工廠出貨無論是一部汽車，一只錶，或是一個鐵釘，總是出廠的時候最適用。等到舊了，錶爲停，汽車爲拋銷，鐵釘會生鏽，畢業學生，可不能一離校就天天腐化下去。他必得在學校的時候，已經有一種內在力，使其出校門後能利用其思想以增加智識經驗，鍛鍊身體品性，使學問道德又日新日日新。有若干教育家以爲現代的學校，是教而不育，卽是專重智識的傳授而缺乏道德的修養。因此也就有許多贊成恢復從前的書院制度。但卽以知育一端，現行制度亦有重大缺點，卽專重智識的傳授而不注重訓練智慧。過重於用授課方法來灌輸各國學者已發明的事實，而對於思想的訓練方面全未顧及。中庸有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宋程伊川說道：爲學之道，五者缺一不可，但實際現在大學能行到博學審問已經算好的了。現在各大學統以讀滿多少學分

即算畢業，這種制度度的弊端到了極點，變了北京填鴨式的教育。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程子解說道：學者須是深思，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伊川大弟子尹彥明（焯）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和西銘看，這好像新生到校第一學期，不叫他上課，先看其人志趣如何，到第二學期方給他兩本書看。有人問朱子此意如何？朱子答道也是叫他自就切己處思量。在杜威 John Dewey 所著的 *How We think* (1933 Ed. P. 257) 講到如何能使學生授受各種智識不像囫圇吞棗的咽下去。他的第一個條件是教師所供給的材料必是學生所期望而切實有需要的，第二是能刺激性而使學生覺得尙有改進之可能的。若是老師舖陳事實時使學生得一印象，以爲這個問題已經許多學者的研究，已如呂氏春秋一字不得增減時，其結果學生但可接受而無自動思想之能力。所以程子說學者要先會疑，他又說學原於思。二十年前有一次哈佛大學校長 Lowell 召集一年等學生講話，他說你們不要過信老師所講的話，以爲金科玉律不能變動的，這話初聽很足驚異，但其實理由是很明顯的。以物理學而論，四五十年前當 Lord Kelvin 最有權威的時候，那時物理學家以爲所有物理學上重要的學理已經發揮無餘，但不久 Curie 鐳的發明 Röntgen X 光的發明，使物理學上思想大起變化，從前所謂 Law of Conservation Energy 能力不滅 Immutability 物質不變諸定例，到現在統須加以重新估計了。所以現在我們教科書上有許多定例，安曉得二三十年以後，不被推翻嗎？

中國古代雖無近世的實驗科學，但是南宋理學家的思想，却是很科學的。近世科學均推Francis Bacon 培根爲鼻祖，培根距今不過三百年，他和明朝徐光啓是同時，小徐光啓一歲，世人之推他爲科學鼻祖，是因爲他是第一人提倡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同時注重實驗。程子的格物致知實在也是歸納法，如他答，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答曰：怎得便爲貫通，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恍然自有貫通處，又道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這所講就是歸納法。察就是觀測。所謂歸納法也者無非從許多觀測的事物，尋求一個公共原則，是爲定例。定例既立，然後由定例以推同樣事情的歸宿，是爲演繹法。如 Bacon 幾何定例的推演即是。或問程子曰如何是近思，他答道以類而推，就是演繹法。宋代程朱之學確有科學見地。朱子對於進化論，對於化石，對於雷雨的解釋，與近代科學的解釋甚相吻合，但是所差有一點，就是並無所謂實驗。據杜威說：實驗者乃是依據一種理論而設計之觀測，近世科學以實驗爲最要之工具。陸九淵嘲笑朱子的致和格物，說他照朱子辦法，坐在竹子旁邊去格竹子的物，結果坐了十天，人幾乎病倒了而不能格得一個道理出來，這就是因爲不知實驗的緣故。廣東嶺南大學的植物教授 Prof. Michure，他化了十幾年功夫，把世界所有竹子五百幾十種統種在嶺南植物園裏，天天觀測，數年以後，竹子的性質統被他弄明白了，這纔配稱格竹子的物，所以實驗是近世科學的特長，爲中國所無的，至於科學方法即是歸納法與演繹法，以及學者之須善疑，之

須深思。則程朱既已倡之於千年以前矣。七八年前國際聯盟派了幾位教育專家，法國的 Languevin，英國的 Jawney，德國的 Becker 和波蘭的 Falski 等來華考察教育，回歐以後，出了 1 個報告：The Repor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 of China 其中有一句話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說中國一般人士以為歐美的文明，是受近代科學發達之賜，所以中國祇要應用歐美的科學技術，就立刻會把中國躋於歐美文明的水平線上，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歐美的科學技術，並不能產生現代歐美文明，到是歐美人的頭腦，纔能產生近代科學。換而言之，若是一般國人無科學頭腦，則雖滿街引擎，遍地電氣，科學還是不能發達，好像沙漠裏雖移植新鮮茁壯的菓樹，其姿謝可立而待。我們用許多金錢去買飛機，無線電，電機引擎到一個沒有科學頭腦的國家，正好像移植菓樹到沙漠而希望其蕃生。我們一般人的無頭腦，可以從一般人的輕信和盲從看出來。民國二十年，山東鄉人梁作友冒稱富翁，欲捐巨款與政府，一時社會人士多以上賓相待；一二八時代日本白川大將擊死的謠言，更閎動一時，甚至各地結隊遊行，放炮慶祝。到了去年蘆溝橋事件發生，神聖抗戰開始，各種無稽的謠言更是層出不窮。一般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的一味盲從，尙無足怪，所可痛恨者，就是許多受過高等教育自命為智識階級的人，也毫無常識的一唱百和，這是中華民族前途最危險的一椿事。推究其原因，大學裏專重傳受智識而不訓練智慧是最重要的一個。諸位畢業離校以後，若要發揚光大你們的學問道德，必得能深思，能善

疑，利用實驗方法來解決問題，要曉得天下事不進則退，不能發揚光大就是腐化。

最後諸位畢業以後，就得尋一個職業，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候，許多工廠學校已被毀於敵人砲火之下，機會比平時尤難，望諸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謀報酬之厚，不憚地方的遼遠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內所應該做的事就得去做，新畢業的人，一進社會，就一躍而做一個機關的最高職員，不熟悉機關的內容，不能與下級職員同甘苦，則日後必致失敗。俗語有句話說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孟子有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其亂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篇)現在救國的責任，已在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當起來。

王陽明先生與大學生的典範

竺可楨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浙江大學在廣西宜山舉行開學式，校長竺先生致開學訓辭，此文係是日講演筆記稿。)

編者識

本校以時局之影響，奉令西遷，自贛來桂，今日得在宜山正式開課，舊學生皆已到齊，新生人數驟增。在此外侮嚴重國步艱危之際，本校猶得如常進行，實爲幸事。而遷校中備承廣西省政府及宜山縣政軍當局協助，尤可感謝。當此抗戰形勢日緊前方犧牲慘重的今

日，國家猶費巨款而維持若干大學，一般社會已有責備非難之聲，此雖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們反躬自省，正應藉此種批評，以增進其責任的自覺，共作加倍的自策。必如何而後能培植真正之學問技術，將來貢獻國家，無負國家作育之至意，與社會期望之深厚，正是每一個大學生所應深省力行。而在今日艱苦流離之中，將欲增進自覺自奮，尤覺應回溯古來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豐功偉績，以資吾人之矜式。因地思人，我覺得王陽明先生正是今日國難中大學生最好的典範。

陽明先生生于餘姚，（生明憲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歷1472—1528年）在浙江本省講學之外，其一生事業在江西廣西兩省為最大，又謫居貴州兩年，也去廣西不遠。浙江大學原址在浙江，學生不少浙人，先生是我們鄉賢；本校遷江西半載，今又來廣西，這二省又正是與陽明先生關係最多之地。先生十七歲即來江西，貴州龍場謫居以後，三十九歲做一任廬陵（今吉安）知府；吉安青原山，尙有他講學的遺蹟。自四十六歲至五十歲凡四年餘，繼續在江西服官，剿匪平亂。他巡撫南贛及汀漳（在福建）等處，先後平漳寇和江西境之橫水桶崗大帽瀾頭諸匪寇，其間江西中部發生寧王宸濠之變，又全賴先生奏平亂之功。在用兵布政之中，又興學校，舉講會，四方從學最盛。因此論者稱『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至今吉安一帶，民間猶有流行所謂『陽明飯』者，其流風之久而廣可見。自江西來桂之水路，可經由贛州入粵而行，其間必道出大庾；贛州是先生常到之地，而

大庾(古南安)正是他病逝所在。其次說到廣西，嘉靖初年，先生以功蒙特召及退籍講學數年以後，因朝臣妒功害能，以廣西艱難的官缺與平亂之責任加到他的身上。先生受命不辭，高年跋涉，經江西廣東而到廣西的梧州，(那時奉命以都察使兼撫兩廣)，又進駐海寧，親自深入督戰，不兩月而平思恩，(今武鳴縣屬之北部舊治，在鬱江支流象江之源；非今柳江流域之思恩)與田州，今桂西百色恩隆恩陽三縣地，府治在百色東，當時亂民與其東思恩相結。)獠民流賊之亂。值桂西之八寨(今上林縣北)斷藤峽(今桂平縣北)諸蠻賊亦叛，又用官兵與投降賊目盧蘇王受之衆以平定之。因其恩威並施，所至奏功。觀其與學于南寧，撫輯柳慶諸獠，(慶即慶遠，宜山舊即慶遠府治)則知宜山士民也曾沐先生德澤。所以今日廣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遺惠所在之邦。今浙大以時局影響三遷而入廣西，正是踏着先生的遺蹤而來；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我們正不應隨便放過，而宜景慕前型，接受他那艱危中立身報國的偉大精神。

通常學者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理學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東西，又或以為理學家是迂闊不切實際的。豈知學術本無畛界，以理學知名的學者，往往有他的應世的學識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講的學問，又很多為無論科學專家或事業家所都應體驗實行的。真正的理學不但迂闊，並且有許多話是切合人生實用的。專家專其所學，果能再來誦習體會古人立身處世之微言大義，最是有益於為學與做人之道；而陽明先生才高學博，無論在學問，道德，

事業，與其負責報國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國家蒙難學府播遷之中，他那一股艱苦卓絕窮而益奮的精神，更是我們最好的典範。我們在遷校以後，起居生活當然不能如平時的舒適，又因家人離散與經濟的困難，心理上不免生一種不安的現象。然這次民族戰爭是一個艱苦的長征，來日也許更要艱苦，我們不能不作更耐苦的準備。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陽明先生平桂亂與謫貴州，正是賴非常的艱苦來成全他，結果果然動心忍性，增長他的學問，造成他的偉大。現在又屆孟子這話之嚴重的試驗了！有志氣的人就可從此艱苦中鍛鍊出更偉大的前途，沒出息的人就不免因此沒落。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國家優秀的分子，也是國民中幸運的人；當然都要抱定以艱苦的環境「增益其不能」為目標，而準備來担当國家許多「大任」。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應以陽明先生的精神為精神了。

現在想從陽明先生一生事蹟和學說的精義，採其尤可為青年體驗取法者，分為四層來說。先說他對於「致知」的見解，以次說他內省的工夫，艱苦卓絕和效忠國家的精神。這些都是希望諸君深刻體驗，隨時隨地切實力行，幸勿僅僅當一場話說才是：

(一)先從做學問方面來說，我們要注意他那致知力學的精神。陽明先生學說的精神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要點。在哲學上他是宋儒傳統的說法之修正者。

所以有人稱他集心學之大成，這層姑置不說。所謂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學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裏，極有功於後學。先生五十歲在江西以後，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說之擴大。其所謂「致」，要義是「致吾心良知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這意義絕不玄虛，而很切實際。從近代科學的立場講，這樣的知在一方面正是真知灼見的「知」，另一方面又是可以驗諸行事的「知」。我們做學問，理論上重在求真工夫，實用上則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又有一事；後世程朱和陸王之辨，鬧得紛紛不堪；實則陽明為真理之故，於朱子學說固曾多發異議，但仍然尊重朱子，而又非偏狹的曲從象山之教。他答學者之問，嘗有一段很有意義的話說：「君子之學，豈有心乎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其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所謂無心同異，惟求其是，正是陽明的博大不立門戶的精神，後之以攻朱為張陸王之學者，決非先生之所取。本校推原歷史的淵承，（本校前身是前清的求是書院）深維治學的精義，特定「求是」二字為校訓，陽明先生這

樣的話，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註釋，我們治學做人之最好指示。因為我們治學行己固要有宗旨，決不要立門戶。目前一般智識分子往往只顧利害，不顧是非，這完全與陽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訓「求是」的精神相背謬的。

(二)次說內省力行的工夫。陽明「心即理」之說，本於陸象山之教而光大之。他嘗說：「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又以為不能「外吾心而求物理」，亦不能「遺物理而求吾心」，這可看作他的智識論，也就可見他的重視返己內省的工夫。他以為知行所以有不能合一之時，就因為有私欲隔了；所以「克制私欲」是「致良知」的前提。也是「知行合一」的第一步。其吃重處尤在「致」字。良知即天理，致即行，知此理即行此理，故曰知行合一。若使私欲梗住，便不能致良知，更何能知行合一。至若行之不力，便是知之不澈，此尤先生喫緊為人處。先生又常說到「立誠」「誠意」，視為格物致知之本，其極則即以內心之「誠」為一切學行事業之始基。現在大學教育，注重各種專門智識之傳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積重難返，流弊甚深。社會道德與政治風氣之敗壞，此為要因。教育部有鑒於此，決安於中學大學盡力推行導師制，本校早已實行，本學期更要加以推進。惟導師只處於輔導啓示的地位，而修養畢竟須用自己的工夫，大學生理性已很發達，不久出而應世，尤必須及時注意內心的修養。如多讀記述先哲嘉言懿行的書，固為有助，而更要體會先儒的工夫，深思力行；祛私欲而發良知，勵志節而慎行檢，明是非而負責任。而先

生所示的教訓，和其受害不懼遇險不畏的精神，（此種精神之根本全在修養工夫）都是我們最好的規範。

（三）復次，我們再來看先生的艱苦卓絕的精神；陽明先生一生的學說，是漸漸遞嬗而光大的，故至晚年學問始底於大成。我們知道他在遠謫與征蠻之中，所以能履險如夷，固賴其修養工夫之深厚，而其良知學說之醇化與大成，又莫非從艱苦生活中體驗出來。他因直言被謫爲龍場驛丞，實際學說是一個小小的公路站長。在這貴州西部（今貴陽北修文縣境）萬學叢棘的小鎮之中，當時更是拋荒人跡；先生住在破廟中，生活之艱苦，非我們所能想像；而他竟能安之若素者二年，且從此創造出來此後的新學說與新生活。他嘗自問：「倘使聖人處此，更有何法？」沉思之餘，忽然中夜大悟，呼躍而起，從此發明他的知行合一的學說。此後十年，他在江西先後奏平匪靖亂的功績，但正因功高遭忌，朝臣張忠許泰等多方譴詆，這可說是他一生第二次的挫折。論者以爲自經此變，他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而此後他的學說纔自立宗旨，卓然成一家言。我們設想當時情形，宸濠交通內外，稱兵犯上，先生竟能迅速加以平定；而朝臣忌功妒能，誣他謀反，武宗又是昏昧之主，幾乎聽信而加以不測，他又能處之夷然，卒以至誠感格而免禍。後來在廣西平亂，又由於當時廷臣桂萼阻公起用，致以五十六歲之青年，深入當時蠻荒之域，而督戰撫輯，具著功績，初不畏難而退。他在那時，真是與叛亂匪盜鬥，與瘴癘疾病鬥，又對着權

臣小人與種種不良環境之阻撓來奮鬥，以一介文人而敢於蹈險至此，非具有修養過人之大無畏精神者，何克臻此！

當先生在龍場時，見有遠方吏胥父子與僕三人同斃道旁，既加掩埋，特作「瘞旅文」以告之。此主僕三人，實即同時死於瘴氣。當時尚不知瘴氣爲何物，卽在西洋所謂「馬拉里亞」(Malaria)的病，其原意亦爲惡氣。至近代之科學的醫學研究，始證明瘴氣卽惡性瘧疾，在桂黔二省甚多，本校同學近亦有罹此病者。可見當時此疾在西南甚流行。陽明先生畏暑熱，其在桂之得病以至不起，亦因氣候不宜以及過於勞頓而犧牲。今日許多大學先後遷地西南，雖沒有以前校舍之寬適，但校舍經修建以後，都還有相當的設備，更有師生的相聚相助；同時西南各省，比明代已大見開闢與進步。先生當年謫居桂，纔是孤身深入荒僻之地；以我們今日比他的當年，已是十分舒服。而今日中國所臨大難之嚴重，則遠過當時之內叛與匪亂。我們溯往處今，如何可不加倍刻苦奮勵？假使偶有橫逆拂意之事，便當設想先生當年之胸襟，喚發他那強矯無畏的精神，自然能處變若定。更進一層說：諸君將來出以應世，不知要遇到社會上多少教育不一性情不一的人，當然免不了種種困難與磨折。若能體驗先生的精神，在學生時代時先有一番切實的精神準備；那麼將來必然能克服困阻，成就我們的學問和事業。

(四)處現在外侮深入國步艱危的時候，陽明先生的偉大處，更應爲學者所取法者，尤

在他那公忠報國的精神。先生生當衰明，朝政廢弛，武宗之時，內則奄宦竊柄，直士遇禍，外則官貪吏污，民怨思亂。他在三十五歲時，以御史戴銳斥權宦劉瑾遇禍，抗疏營救，武宗竟用奄言，得他下詔獄，廷杖四十，絕而復甦，就因此被謫貴州。其後在江西與廣西之平亂事業，慷慨赴難，不辭勞瘁，主要都由於忠君報國一念而來。有此信心，就能發揮他意外的力量。贛匪與廣西之亂，多由已往駐兵官吏處置不當，他主張剿撫並施，臨以至誠，故劇賊往往一遇兵威，旋即投誠，因此收事半功倍之效。宸濠之變，雖是宗室爭君位的一種內亂，但在那時代是犯上大逆的行爲。宸濠蓄謀已久，陰結內應，而且兵力頗強，故各方觀望不敢動。先生正赴閩途中，此事本非其職責所在，獨奮勵勤王，先後只四十六天，便奏靖難之功，以此被權奸輕陷，亦所不顧。當時有一位黎澶稱此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議，而尤難於處變。原他所以能如此，只是一腔忠誠，扶國濟民之心。晚年受命赴桂，疏辭而中樞不許，竟以高年投荒而不懼，尤可見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精神。現在我難的國家，所遇不是內變，而是外侮，且是空前嚴酷危急萬狀的外禍。要救此巨大的劫難，必須無數赤誠忠義之士之共奮共力。我們要自省：敵寇如此深入無已，將士與職區同胞如此捐軀犧牲，爲什麼我們還受國家優遇，有安定讀書的餘地？這決不是我們有較高的智識，就沒有衛國的義務；只說明我們要本其所學，準備更大更多衛國的任務。王陽明先生受出征廣西之命，上疏有言：「君命之召，當不俟愬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學高

望重卓然成家的大儒，當國家需要他的時候，亦得冒險遠征而不辭，甚至隔了一年而積勞喪身！我們今日雖認大學生自有其更大的任務，但亦不阻止智識份子之從戎殺敵，至於力學盡瘁甚至捨身為國的精神，更是國家所切迫期望於大學生的。須知在這樣危急的時代求學，除出準備貢獻國家為當前和將後抗敵興國之一個大目標外，更有何理由可說？記得有人統計世界上戰爭之年遠過於和平，就是一百年中沒有國興國的戰事之年，（內戰不計）只有十五年。今後國際組織不能即有根本改變，至少在我輩身上看不到世界大同。只有富有實力準備足以禦侮之國家，纔能免於被侵略，纔有資格享受和平。對日抗戰，實在是極艱鉅的工作；不但最後勝利有待於更大的努力，並且日本始終還是一個大敵，我們殊不能武斷以為這次抗戰結束，就可一勞永逸。諸君此時正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學問和技術，尤其要打定主意將這種學問技術，出而對國家作最大的貢獻。大學教育的目的，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風會，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陽明先生公忠體國獻身平亂的精神，正是我們今日所應繼承發揚，而且擴之於對外抗戰，與進一步的建國事業。必然在現在埋頭刻苦於報國的準備，在將來奮發貢獻於雪恥興國的大業，方纔對得起今日前方抗戰犧牲的將士，方纔對得起父兄家長與師長作育的期待，方纔對得起國家社會對於大學生的優待和重視。

綜觀陽明先生治學，躬行，艱貞負責，和公忠報國的精神，莫不足以見其偉大過人的

造詣，而尤足爲我們今日國難中大學生的典範。學者要自覺覺人，要成己成物，必須取法乎上，而後方能有所成就。當然我們所可取法所應取法的先哲很多，不過這裏只舉王陽明先生一人之居常處變立身報國的精神，已足夠使我們感奮，而且受用不盡了。最後還有一句話：陽明先生在廣西貴州各約二年，其流風餘韻，至今膾炙人口而不衰。現在浙大遷來廣西，同時還有許多大學因戰事而遷西南各省，將來當然都要回到原處。如果各大學師生皆能本先生之志，不以艱難而自懈，且更奮發於自淑淑人之道，協助地方，改良社會，開創風氣，那麼每個大學將在會到過的地方，同樣的留遺了永久不磨的影響，對於內地之文化發展，定可造成偉大的貢獻。

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

竺可楨

（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全校長對一年級新生訓話之筆記稿）

諸位同學。諸君進到本校，適值抗日戰爭方烈，因爲統一招生發卷較遲，又以交通不便，以致報到很是參差不齊，比舊同學遲了一個月，才正式開課。諸君到浙大來，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歷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諸位到浙大來所負的使命。

浙江大學本在杭州，他的前身最早是求是書院，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即光緒二十三年）成立，中經學制更變，改名爲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到民國十年，省

議會建議設立杭州大學，但迄未能實現，到民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浙江，始能成立。合前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和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而成，所以浙大從求是書院時代起到現在可說已經有了四十三年之歷史。到如今「求是」已定為我們的校訓。何謂求是（英文是 Faith Of Truth）美國最老的大學，哈佛大學的校訓，意亦是求是，可謂不約而同。人生由野蠻時代以漸進於文明，所倚以能進步者全賴幾個先覺，就是領袖；而所貴於領袖者，因其能知衆人所未知，爲衆人所不敢爲。歐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物質文明，也全靠幾個先知先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在十六世紀時，歐美文明遠不及中國，這不但從中世紀時代遊歷家如馬哥孛羅到過中國的遊記裏可以看出；就是現代眼光遠大的歷史家如威爾斯；亦是這樣說法。中世紀歐洲尙屬神權時代，迷信一切事物爲上帝所造，信地球爲宇宙之中心，日月星辰均繞之而行。當時意大利的不魯諾（Bruno）倡議地球繞太陽而被燒死於十字架，物理學家加里奧（Galileo）以將近古稀之年，亦下獄，被迫改正學說。但教會與國王淫威雖能生殺子奪，而不能減損先知先覺的求是之心。結果克卜爾（Copernicus），牛頓（Newton）輩先後研究，憑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韙，而真理卒以大明。十九世紀進化論之所能成立，亦是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當時一般人尙信人類是上帝所創造，而主張進化論的達爾文（Darwin）赫胥黎（Huxley）等爲舉世所唾罵，但是他們有那不屈不撓的「求是」精神，卒能得最後勝利。所謂求是，不僅限爲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

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審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隻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瞭然於心，然後盡吾力以行之，諸葛武侯所謂「躬鞠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我再用歷史上事實來做幾個篤行的引證，十六世紀時，一般人士均信地是平的，地中海是在地之中，所以叫地中海，意大利人哥倫布（C. Columbus）根據希臘哲學家的學說，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相信地是圓的，但他不但相信，而且能根據他的信仰以達到新大陸。哥倫布的一生夢想就是要想到新大陸，但意大利王和歐洲一般人都都不熱心，最後還是西班牙王給他錢，裝了三船的囚犯，向大西洋冒險出發，卒達美洲，這才可稱為「求是」。中國的往史，不乏這樣例子，最近的就是中山先生，滿清以數百萬文化低落遊牧部隊，滅亡明朝，奴使漢族，以少數剗多數，以低文化的民族，來壓迫文化高的民族，這是不得其平。但一般人都不敢講，若有人敢提到興漢滅滿，就有極大的危險，雍正乾隆兩代文字獄是一個明證，至於實行革命，更是難能。唯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實行革命，這革命精神，正是源於求是的精神。

浙江大學原在杭州，諸位到過杭州的，曉得杭州蘇堤南端有一古墓，是明末張蒼水先生名煌言的墓。自李闖入京，崇禎縊死煤山，吳三桂請清兵入關。張蒼水是曾波一舉人，明亡屢起義兵，及魯王亡，張名振亦歿，而鄭成功居海上抗清，受桂王冊封，公亦遙奉

桂王，其時桂王已勢衰走雲南，清軍方致力於西南，張公遂乘機和台灣鄭成功聯軍攻長江，下蕪湖等二十七州縣，從鎮江直逼南京，以成功輕敵深入，敗於南京，公知事不可為，乃潛居於南田小島上，為漢奸所賣被逮，勸降不屈，從容就義於杭州。他給勸降的趙廷臣說道：「蓋有捨生以取義，末聞求生以害仁」，又說道：「義所當死，死賢於生」，像張蒼水這樣殺身成仁，也是爲了求是。

以上是講到浙大校訓「求是」的精神，這是我們所懸鵲的，應視爲我們的共同目標。其次就要講諸位到本校來的使命。在和平時期我國國立大學每個學生政府須費一千五百元的費用。在戰時雖是種種節省，但諸位因淪陷區域接濟來源斷絕的同學，還要靠貸款來賙濟，所以每個學生所用國家的錢，仍需一千元左右。現在國家財源已經到了極困難的時候，最大的國庫收入，已往是關稅，現在大爲減色，其次鹽稅因爲兩淮和蘆贛區的陷落，以及兩浙兩粵交通的不方便，亦已減收大半。在這國家經費困難的時候，還要費數百萬一年的經費來培植大學的學生，這決不的僅僅爲了想把你們得到一點專門學識，畢業以後可以自立謀生而已。而且現在戰場上要的是青年生力軍，不叫你們到前線去在槍林彈雨之中過日子，而讓你們在後方，雖則各大學校的設備不能和平時那樣舒服，但是你們無論如何，總得有三餐白飯，八小時的睡眠，和前線的將士們不能比擬，就和我們同在一地的軍官學校的學生相比，也要舒服多了。他們常要跑到野外練習戰術，有時四十八小時沒得睡眠，

整個白天沒得飯吃，行軍的時候，一天要跑到一百二十里，背上還要負荷二三十斤的糧食軍需。國家既如此優待諸君，諸君決不能妄自菲薄，忽視所以報國之道。國家給你們的使命，就是希望你們每個人學成以將來能在社會服務，做各界的領袖分子，使我國家能建設起來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日本或是旁的國家再也不敢侵略我們。諸位，你們不要自暴自棄說負不起這樣重任，因爲國家用這許多錢，不派你們上前線而在後方讀書，若不把這種重大責任担負起來，你們怎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前方拚命的將士？

你們要做將來的領袖，不僅求得了一點專門的智識就足夠，必須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遠慮，不肯盲從的習慣，而同時還要有健全的體格，肯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爲公的精神。這幾點是做領袖所不可缺乏的條件。去年英國全國學生聯合會，在諾亭亨(Northingham)開會，他們報告已經出版，在新出的「民族」雜誌上，就有一篇簡單的節略，從這報告可看到英國的學生覺到在現時歐洲羣雄爭長，有一觸即發之勢，他們所需要，第一是專門技術，使他們一畢業即在社會上成爲有用的份子，第二是要成清醒頭腦對於世界大事有相當認識。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我以爲第三點要能吃苦耐勞和肯犧牲自己，是更不可少的要素。去年九月的明與會議，Maceda就可以作一個很好的例子。明與會議的結果，無疑的是希特拉很大的成功，而是英法兩國的可恥的失敗，白白犧牲了英法的與國捷克斯拉夫。但是爲什麼英法尤其是英國會甘心屈服的呢？一般

人以爲英法俄捷四國會起來的軍備不及德意兩國，這是大大不然。據去年十二月份「十九世紀」The Nineteenth Century 雜誌上沙卜德少校所發表的統計，就可知歐洲各大國陸軍數如下：

國別	常備軍	後備軍
德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意國	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法國	六六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捷克	七五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英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
俄國	一,三三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海軍則英國三倍於德意志，而意國海軍尚不及法，俄國姑不論。空軍則戰爭開始，德國可出三千架飛機，意大利二千五百架，後備者兩國合計約三千架，而英法俄最初即可加入七千架，後備三千架，英法既在海陸空三方都佔到絕對優勢，何以張伯倫會忍恥受辱作明與之盟。果然如沙卜德所云德國可以於三個月內征服捷克，而法英俄三國均斃長莫及，因爲俄國須取道於羅馬尼亞，或波蘭，而英法欲救捷克，則非征服德國北部不可，但如假以時日，英法終能取得最後之勝利。而爲什麼英法竟至屈服，甘奉捷克於不顧呢？這是很

顯明的由於英國保守黨和一般有資產階級的人們不肯犧牲自己的安全恬適的生活，來爲國家保持威信。所以當八月間歐洲各國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時候，英法諸國統下了動員令，起初民氣很激昂，但不久因爲母別其子，婦別其夫，物價高漲；兒童防德國飛機來襲，統移鄉下去；一般人民眼看到倫敦列物浦紙醉金迷笙歌太平的世界，一剎那間就要變成德國飛機轟炸的目的物；於是不到兩星期民氣就消沉下來。所以等到張伯倫從明興得到和平回來，英國人民如釋重負，甚至感激流涕，而大英國的威信如何，在所不顧了！法國威根將軍說，德國這樣狂妄自大，着實可惡，而其人民之能萬衆一心，公而忘私，卻值得法國人之欽佩與模仿的。所以做領袖的人物，不但要有專門技術，清醒頭腦，而且要肯吃苦，能犧牲一己，以衛護大衆與國家的利益。中國現在的情形，很類似十九世紀初期的德意志，德意志自從大腓烈特 Frederick The Great 爲國王以後，漸有國家的觀念，不久法國拿破崙當國，自從1766—1810十餘年間侵略德意志，得寸進尺，不但盡割萊茵河以西之地，並且蠶食至於易北河以西沿海一帶盡歸法國之版圖，愛國志士如費希德 Fichte 等，大聲疾呼，改良德國教育制度，廢除奴籍鞫頓考試制度，卒能於短期間造成富強統一之德意志，費希德在其告德意志民衆的演說中有云：「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沒有他人，沒人上帝，沒有其他可能種種力量，能夠拯救我們。如果我們希望拯救，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諸位，現在我們若要拯救我們的中華民國，亦惟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培養我們的力量來拯

救我們的祖國。這纔是諸位到浙江大學來共同的使命。

抗戰中的浙江大學

李絮非

一、警報中的杭州絃誦聲

歐戰期中，德國教師深信：「一切戰爭勝利，均於課室內得到；戰場勝利，不過是課室內所研究的理論之結果。」我們除服膺這條有經驗的論斷外，更以為想獲得這種結果，非加倍的努力於課室內的研討不可。所以我們不但提早開學，和曾經忍受敵人威脅迫至最大限度而後方始停課遷校，更在敵機空襲警報頻頻中，支撐了三月之久，使本校成爲不屈不撓絃誦未嘗或輟的一座東南半壁文化上的堅定陣營。

「八一三」以後，淞滬成爲戰區，敵機更肆虐京滬杭沿線各地，當時教育部曾有通令沿線各校，可以延期一月開學，本校遵令祇限期十日，便於九月十日正式開學授課，教職員學生在開學不久之後即行陸續到齊，暑假中，本校已先事組織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職在應付非常事變，執行有效處置。「八一三」以後，正式成立總務、警衛、消防、救護四股。自八月十四日敵機襲杭後，各組便分別工作，不遺餘力。其後又增設工程、防毒兩股。十月，經第十三次校務會議議決，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與原設之特種教育委員會合併改組，仍用後一名稱。並增聘委員計共爲十七人，以校長爲主席，辦理非常時期特種教育一切

專宜，除原以成立之六股外，復先後增設研究、宣傳、課程三股，各股皆聘任職員，分別辦理。而全校教職員每人規定必得參加一股工作。該會更依部令，編制戰時後方服務隊，全體學生均須加入，不得規避，並須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內設警衛、消防、救護、防毒等訓練班，由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所屬各股分別負責辦理。更制定嚴厲的懲獎細則和請假細則，以爲之準繩，一時戰時空氣，瀰漫全校。

這時秋之江南的上空，不斷有敵機前來肆虐，杭州上空，更成爲敵機過往的焦點，常常整天的在警報中。我們並沒有防空的設備，稍後方纔與築地下室一所。訓育委員會當時曾有下列的規定通告全校：（一）全校分區配備避難地點，以散開爲原則；（二）聞空襲警報後，日間停課，夜間起床，從容出就避難地點；（三）聞緊急警報後，一律停止行動；（四）解除時若在某上課時間二十分鐘以內，仍須打鈴上課，若已過二十分鐘，卽予停課；（五）避用白色服裝。地下室造成後，許多人便在地下室裏自修起來。

空襲警報是愈後愈多了，黎明、黃昏、月夕、夜午，敵機也常時前來偷襲，這對於我們的精神，會無絲毫損害；反之，我們除訓練靜肅、謹慎、敏捷、迅速，集團行動的習慣而外，更深刻地鍛鍊起堅韌不拔的意志，臨危不懼的精神，同仇敵愾加倍努力的決心，凡此都非課室內所可獲得的。我至今仍時常憶起，那時避入地下室的情景來：空襲警報「嗚！嗚！嗚！」的發出後，我們便從教室辦公室四面八方的向校園土地的地下室所在地集中

起來，警衛、消防、防毒、救護各種當值的人員，更緊張的先事準備好了，跑到自己工作的崗位，地下室的附近以及各門口走進的人，皆須受哨兵的指揮，迅速的有秩序的走進室內後，室頂和門口，嚴密的掩避起來，電燈放光了，大家便袖出帶來的書籍隨燈默讀，因之，有時靜寂得一點聲息俱無。許多人的面孔，更嚴肅憤憤之至，我想他們或她們的心更不知要如何的嚴肅憤憤呢！但也並不缺少春意融融的談話，和從容不迫的襟懷。緊急警報由室外哨兵傳進來了，自備的電燈也熄滅了，大家便在黑暗中靜默着，有的在藉此休息，有的更在困心衡慮。警報解除，大家復魚貫走出，稍在柳蔭池邊談話散步之後，便繼續着分別各去授受課業，辦理公務。這樣三閱月來，曾使我們藉以養成不少今後應付長期抗戰的基本精神。

雖然警報頻繁，日甚一日，但我們在警報後以及改在清晨或晚間補授課業，對於功課的授受，曾無多損害。我們自九月二十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的統計，正式授課一項，以六周每日九小時計之，三百二十四小時中，受擾祇佔五十一小時，依一日數計之，祇占百分之十五點七五。其中以九月二十八日為擾時最長者達六時半之久，其餘每日為自一時至四時半不等，有的二小時內全未上課，但授業半小時以上者，却並不少見。為補償我們的損失，我們往往竟趕成加倍的工作。

「讀書不忘救國，」我們研討之餘，從事於種種後方抗戰的工作，如宣傳方面：則聯

合杭市各教育機關創刊「抗敵導報」，每五日發行一次，目的在「宣傳」與「導報」，期以喚醒民衆。舉行擴大宣傳於「九一八」「國慶」等紀念日。教職員方面，更出版「國命旬刊」，在根據我國固有的文化精神，以解釋目前抗戰的意義，對於我民族過去的光榮和現在及將來的使命，盡力闡揚。發起本市留美同學致電美國總統，對於敵人暴行，有所申述，冀能獲得美國當局同情，而改變其模稜的態度，聯合在滬大學電遠東會議，希望對於敵人摧殘文化破壞和平的暴行，加以懲伐。參加浙江省抗敵後援會的設計和宣傳。同學方面：則出版每日壁報、抗敵三日刊、和戰時特刊，并聯絡全國大學生電遠東會議以及我國代表。至於募集，慰勞、救濟事項，則全校更有多次慰勞傷兵之舉。更先後發起募集傷兵棉被食品運動，收集棉被二百十五條，捐洋百三十二元。獻金銀運動，收集金戒指十五隻，金器六件，銀戒指十三隻，銀器百四十六件，紋銀三十三兩，銀幣百十六元，及其他金銀小件。募集捐款縫製寒衣運動，召集失業女工，縫製寒衣三千五百件，收集舊衣數件接濟難民運動等等。其他如遵照部頒勸募公債辦法，以十月前而言，已募集萬元以上的巨數。凡比皆於政府的指示之下，在杭市作多次的熱烈的倡導。

截至十月一日止，我們學校的同學，除有十四人請求休學，四十二人借讀他校者外，正式註冊的五八一人，內男生四九八人，女生八三人。借讀生五二人，內男生三七人，女生一五人，正式生和借讀生合計爲六三三人。「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我們這一集團在

苦難中始終與杭州擁抱着，直至於危難的時日。

二、天目山中首施導師制的一年級新生

爲了實施導師制的方便，和局部避免空襲脅迫而利教學起見，二十六年度的一年級新生，自九月二十三日起，開始遷入浙皖間東南名勝的西天目山中。

山中的臨時校舍，是借用浙西最大叢林的禪源寺，雖然因陋就簡，勉強應用，但除安全無慮外，更遠離城市。自成區劃，使一部分教職員和全體一年級同學，都是朝夕聚晤，不僅關於課業的質疑問難，便利研討；尤其對於德行的陶冶，更有多方面的砥礪，因之，壁劃多時業經實施的導師制，便在這裏更澈底的有效引用起來。爲什麼浙大首施導師制？與實施後的希望和成就如何？本校竺校長曾於十月廿五日天目山紀念週上講述「大學學生之責任」一題中，多所提及。前半曾說：「……諸位在天目山能安謐地天天上課，這更是不幸中之大幸。禪源寺是我國東南各省的有名大叢林，西天目山參天夾道的柳杉，更是中國各地所少見，在這種心曠神怡的環境之下，我們應該能夠樹立一個優良的學術空氣，中國向來的高等教育，除了太學或國子監以外，就要算書院，有宋一代，書院之制，更是盛行一時，如白鹿、嶽麓、應天、石鼓、東林、其尤著者。書院制的特點，就在薰陶學生的品格，我們只要看朱晦庵、陸九淵、或是王陽明的遺書，就可以知道當時師生中切磋砥礪的狀況。自從我國創設學校以來已逾卅年，這卅年當中，在設備和師資方面，不能不算

有進步，但是有個最大缺點，就是學校並沒有顧到學生品格的修養，其上焉者，教師傳授他們的學問即算了事，下焉者，則以授課為營業，在這種制度下，決不能造成優良的教育，所以近年來教育部又有訓教合一的主張，這話雖然說來已有兩三年，但是能實行訓教合一或是導師制的還沒有，他的原因，是學生與教員很難有接觸的機會。天目山是個小地方，諸位老師和同學統在一處，導師制的實行，就沒有十分的困難，以我個人所曉得實行導師制的，浙江大學要算第一個。至於導師制的結果如何，全看諸位教授的指導方面和學力的程度。依據目前的推想，應該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即如在這很短的期中，據各方的報告，都說天目山浙大的精神特別好，學生非常用功，師生間融融一堂，通力合作，這一樁可喜的事情。但是有人可以問為什麼我們要行導師制？所謂薰陶人格，這句話還是空的，對於這問題，我可以簡單的回答，我們行導師制，是爲了要每個大學生明瞭他的責任。：諸位在大學一年所化的不過二三百元，而國家爲諸位所化的，每年卻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國家所化的錢，比諸位自己所化的要多到七八倍。國家爲什麼要化費這麼多錢來培植大學生？爲的是希望諸位將來能做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百折不撓堅強剛果的大學生，來領導民衆，做社會的砥柱。所以諸君到大學裏來，萬勿存心只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爲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勗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爲求學的態度。

一年級新生的導師會是在入山後三周——十月十二日——正式組織成立的，當時各導師皆有訓話，咸重視此會為中國教育上一大轉捩。並勗諸生及時奮發，敦品勵學，以為國儲用。按大一導師制的組織，不分系別及性別，計每組由導師一人負責管理十七人或十八人，隨時由導師將學生思想行動，個別記錄下來，以為保存指正的根據。

抗戰中東南的一個名山聖剎裏面，浙大的一部分教職員和二百五十二位的新生，曾最先燃起第一支中國新教育的火炬來。

三、初遷建德

十一月五日的下午，敵軍自全公亭，金山衛一帶偷渡登陸，第二天，杭州市便現緊張異常的景象了。一周以後，杭州市更幾乎變成了一座死城，遷去的不下一半人家，湖山無色，警報更多。而在前線我方為戰略關係，更有撤退之勢。最後，我們離開前線已在二百里的短距離之內，為了幾百名在訓練中的青年，更為了使師生可以安心的教學起見，十一月十一日起，我們不得不忍痛離開了明媚的湖山，離開了有一世紀之久的故校，而集團地沿着錢塘江逆流而上，三日以後，即到我們臨時校址的所在地——建德。（嚴州）

建德是去杭州西南二百四十里的一個縣城，昔為府治，城依徽港，洪楊亂後，至今荒涼不堪。我校全體師生到後，頓形熱鬧，一時有大學城之目。我們校舍是借用民房加以修葺的。到了不久，繼續授起課來。特種教育委員會和戰時後方服務團，也始終不懈地分別

工作着。又因為建德地方，沒有日報，對於抗戰的消息，異常隔閡，本校爰組織情報委員會，出版「浙大日報」，張貼壁報，期以喚醒民衆，使前線後方，呼應靈便。十一月向盡，浙西形勢危殆，天目山中的一年級新生，有陷入於絕地的危險，所以在十一月杪，分批（最早一批十二月二日到嚴，最末一批九日到嚴。）自山麓鮑家站乘校車至藻溪十二里，自藻溪步行至於潛二十五里，舟行六十五里到分水，再自分水舟行到桐廬五十五里，捨舟登陸，改乘長途汽車到嚴八十里，途中凡經五日。時值嚴州初中他遷，一年級新生隨即住入。小休後，立行授課，預計完畢這一學期的課業，俾無缺少。

在這時間，眼見這江浙兩省，美麗河山，要遭受敵人鐵蹄蹂躪！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誰謂「百無一用是書生呢？」於是有十一位同學，——這十一位同學的姓名是：劉奎斗、吉上賓、湯蘭九、王家珍、程羽翔、洪 鯤、丁而昌、程民德、黃宗麟、虞承藻和陳家振、——投袂而起，參加了東戰場的游擊隊，在杭州退出時，曾破壞了錢江大橋，以後亦曾手刃了若干敵人，直到現在，尚在工作。其他參加後方訓練工作組織工作的，也不乏其人。但我們是鼓勵同學如此的，每一個或每一批人離校了，我們則予以一次熱烈而有意義的歡送。

杭州本校和天目山臨時校舍，我們的教職員和學生，雖然是離開了，但尚有少數職員分別留守其中，於日益艱危的局勢和異常困難的運輸情況之下，仍繼續分程搬運齊所有的

可以移的校產。結果：文理學院農學院各系的設備，除生物，化學兩系有十分之一弱，農藝園藝兩系有十分之一二的殘舊東西外，其餘所有，皆先後運出。工學院電機，化工兩系的設備，十九運出，機械、土木兩系十之五六運出，其餘則因機件笨重，無法拆卸，所以祇職委之原址。不過在杭州所遺留的部分，大抵是昔日浙江工業專門產業，皆屬數十年前舊製。至於全校圖書，則幾全部移出。房屋和普通的傢具，則祇得任其自然，最近息消，本校為敵兵所居住，當然：所餘的一切，是已為或將為殘暴的敵人所毀滅而無疑了。

四、結隊西行到吉安

十二月二十四日，明山聖湖的杭州，被敵人陷落了，敵人更繼續南下，進據富陽，其勢洶洶然。自二十日以後的幾天，杭州以次沿錢塘江流域的各地，富陽、桐廬，建德、金華一帶，皆被震動。本校擁有近千的人數，萬件以上的學校圖儀，非但受岌岌形勢的脅迫，更其受運輸工具的限制。所幸本校籌劃於先，已在數周之前，於江西的吉安和泰和接洽臨時校舍就緒，更在二十日以前，分批派遣教職員押運大批圖儀，遵陸道分別在金華、衢縣兩地，循浙贛路西運。

二十五始，在建德的教職員，學生以及教職員的眷屬，有組織的先後依次的在建德上了民船，到蘭谿後，有的步行，有的換登小船，溯梅溪而抵金華。適當二十六日金華城內被炸之後，商販停業，食物難得。但雖有窮途末路之感，卻益堅同仇敵愾之心。此時浙贛車

一時以軍運關係，客貨車已停，一部分教職員和同學，不得已於風雨飢餓中，結集着攀登難民車或兵車西行，往往有六七日後方始到達南昌的，有的則結隊步行到衢縣，爲的我們尚有一部分落後在建德的人趕到蘭谿後，聽說金華軍運阻滯的消息，便將所乘舟直放衢縣，轉赴常山，此時本校已派職員在常山、玉山兩地成立運諭處。由常山用汽車一批一批的運到玉山。今年一月八日，我們留金華最後一批的圖儀和人員到達了玉山，大隊又復會合起來，再往前進。

八日起，我們和浙贛路接洽好了的客車，開始拖運我們和圖儀，遂分批的向西出發，沿途時有羈阻，十日後，——十八日——最末一批的男女同學，方纔到達樟樹鎮，而以前抵樟的幾批教職員學生和工友，已是陸續的前赴吉安。二十七日斷後的一批圖儀船隻到了吉安。

在此艱難的行程中，我們是有組織的前進，婦孺女生先行，職員斷後，同時分全校爲若干隊，每隊皆有導師一人或二人領隊，仿行軍組織，作動員實施。至於接洽舟車，準備食宿，運送器物，則皆有專人司其事，所以雖極顛沛流離之至，但人和物却兩兩皆屬平安，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吉安昔爲感陵府治，歐陽修，文信國諸先賢的故鄉，地扼形勢，山水清幽，實一修藏絕佳的地方，我們本議借用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校校址，後以事故，祇得作爲短期的小住。

，因是又不得不派員到泰和來籌備現在的臨時校舍。

教職員和同學一到了吉安後，便分配停當，大部分教職員借住於吉安鄉村師範，學生則一律住入吉安中學，稍時小休，即行補授課業，恢復各部處辦公。在其後三周間，曾將寒假致試和各項公務，告一結束。自一月十三日起的一周間，遷至泰和，此一週即作為二十六年度之寒假。

五、泰和鄉間的本校

泰和是吉安南八十里的一個小縣，地在贛江右岸，當贛粵國道之上，自然景色和人文環境，皆頗可稱。在我們移動定居的最短期間，我們不但一切恢復了舊觀，更因為時空兩因素的變動，而將生活及工作加以變動，以求其相互間的適應。導師制遷時更易推行了，因為在這一度的遷徙中，和在所定居的環境下，我們生活上的認識和切磋，更在樸實的表現着和親密的關切着，因為這是一件自然和應該注意的事情。

我們的課業和實驗，因為要補足從前所缺的數目，比從前更其是增多，工作時間，無論師生工友，一律皆為延長。因為我們深切的認識，在長期抗戰之下，我們在課室、圖書館、實驗室和試驗場多努力一點，最後勝利便多些把握和早些實現。除了砥礪舉行，增加科學智能，鍛鍊體魄，訓練團體生活外，我們為改進環境增加生產起見，學校更與贛省府合作，自泰和縣城迤南十里達於華陽書院的山麓，——梁家村——興築防水隄一道，以阻

贛江每夏一度發生的水災，堤內的人家和田地，今後已可保無洪泛為患之虞。又開墾沙田村荒地六百畝，以便積極增加生產，救濟難民。其他如為鄉民義務施診，贈處藥品，募集傷兵慰勞捐款，辦理平民學校，公路植樹，出版「浙大日報」，舉行兵役宣傳，表演抗戰戲劇，皆努力進行，作為課業外日常工作的指標。

對於戰區學生的救濟，學校除免繳學費外，設有貸金及工讀兩種委員會，凡屬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每月給予五元貸金，作為膳費。校內有些工作為學生所能勝任者，如：抄寫、測量、澄江中小學教課——見後——等項，皆盡量任用貧寒學生，作為他們每日課餘的服務，而給予以生活之資，一舉兩得，收效甚宏。浙大畢業同學成都和重慶兩地的畢業同學會，亦曾籌匯四百五十元，專作救濟本校戰區學生之用。至於收容借讀學生，先後兩次共約八十人。近本校學生的統計，——四月十日——在校學生共為四七一人，內交理學院一三二人，（男生九二人，女生四〇人），工學院二三三人，（男生二二八人，女生五人），農學院一〇六人，（男生九三人，女生一三人），這個數字，是包括借讀生在內的。又為了救濟教職員乃至學生家庭中子女或年青弟妹的繼續求學起見，又創辦了一所澄江初中和高小學校，由教育系主任其事。

課業上的設備，我們一邊盡量的將舊有的應用起來，一邊在多方補充起來。生活上一切的設備，雖然簡陋，但並不缺少。校舍是稍嫌不足，我們很希望能增加一點，在不妨礙

衛生健康的條件下便夠了，我們知道在這時候是不應該稍存侈望的。至於有的建築，則皆爲舊式的排列，房舍密接，但也不少堅實樸茂的氛圍，瓦的蓋，磚的壁，在普通城市中更不會多見這樣廣敞而衆多的建築物。大原書院（第一院）和趣園（第二院）更其合用，趣園且饒花木樓台之勝。

這裏完全是鄉村中的環境，在讀書作業和鍛鍊體質的兩種要求下，是足夠予以十分滿足的答覆的。我們是初來，和鄉村上的人們多少尙有點生疎，我想不久我們便會和他們打成一片的。因爲我們之內，尤其是生活接近了的緣故，同時，環境迫使着我們要這般去做，我們現在是真個走進道地的鄉村了。

在抗戰中，把我們教育起來，我們更努力在熊熊的永無熄止的智慧之火中，擔當起今後長期抗戰完成建國大業的責任。

（本文曾載教育通訊（二十一、二十二兩期））

浙江大學宜山校舍被炸紀實

振公

宜山僻邑，自抗戰以來，警報雖時發，敵機至者甚鮮。二月四日貴陽被炸，敵機十八架過境南飛，居民漸有戒心，乃次夕果有敵機十八架大炸宜山之事。自晨十一時十五分開機聲，四十五分鐘去，半小時內，環行四匝，轟炸三次，城內外擲彈百五六十枚，機關槍

更自西而東，鳴聲如雷，無片刻停息。計毀縣黨部，圖書館，舞羣社及西街，南街，西南城廂汽車站民房百數十間，死二十餘人，傷七十餘人，而國立浙江大學標營宿舍方隅之地，獨中燒夷彈爆裂彈百十八枚之多，（已點查明白之數）其爲蓄意破壞文化機關，殆無疑義。

標營爲舊營房，位城東郊三里許，浙江大學遷宜後，闢爲二三四年級宿舍，寄居學生凡三百三十有九人，北接大操場，廣數十畝。宿舍東側，新建大禮堂，操場西側，則建新教室二十二座，在此授課者大半。五日雖係星期而補課者尙數班。警報既發，師生奔避於附近亂壕石山中，而轟炸數四，巨聲震天，其勢慘烈。東宿舍着彈火起，體育課諸教師俟機聲稍息，率諸生撲救，復至又走避，一往復間，馳去漸遠，有不忍去者，數人掖而走，俄頃間視故所匿處，則皆烟塵迷亂，立立巨穴。某生伏處，迫近一彈，泥穢瘞其身至不可見，同匿者環而泣，某生傷固微，聞聲躍起，執手大慰。其他彈裂衣者，石決踵者，沙土被面者，巨石擊其背至仆者，鐵片摩肩越頂而過者，不一而足；唯徐生嘉森，爲碎彈擊傷後頸，高生昌瑞傷指，較重，越日亦愈。計全校師生員役眷屬居宜山城內外者逾千五百人，而皆獲保全性命，實大幸也。全校房屋器物被毀者，計標營東宿舍一座八間，大禮堂一座，新教室三座，十四間，體育課辦公室，導師辦公室，訓育處，事務課辦公室，閱報室各一間，校工室三間，椅桌雜物稱是。四周廚房，宿舍，儲藏室，飯廳，門房及雜屋數十

間，亦毀損不能居人。又毀鋼琴一具，躍去數十丈外，又體育場三十畝，巨穴密列，如植園蔬，不可用，一彈入地未炸，球架平台等體育設備全毀，總計校產損失約值三萬元。

東宿舍所居爲二年級生，共百二十二，除身所衣者外，其書籍衣被箱篋，蕩然無存，有積儲，亦皆焚去，總計學生損失又約值二萬元。即夜開教室爲寢所，師生家屬行裝箱裕者，皆出其餘以調急，粗可疑慮。復由校撥二千元，教職員捐俸三千元，爲購衣被之需。停課兩日，修葺教室，八日起照常授課。教職員被禍者，則工學院李喬年寓所全燬，文理學院胡剛復院長及諸葛振公秘書寓所燬一部。（曾載校刊復刊後十三期）

宜山被炸結果的檢討

洪鯤

二月五日敵人用最殘暴的杜黑式轟炸，來摧毀我最高教育機關；它在歷史上已留下了不可洗刷的污跡。今從敵人轟炸的結果，作一種初步的檢討。

(一) 敵人轟炸的方式 敵人所用的轟炸方式，是「面的轟炸」。他的企圖不僅僅在我們房屋的毀滅，而且是使整個轟炸圈內的人們的毀滅，從這一次轟炸，它已給我們新的教訓和認識。

敵機投彈係用高空投彈，代替低空投彈，但是準確程度反增大。計被彈面積達四八四、〇〇〇平方公尺，東西長約八八〇公尺，南北長達五五〇公尺，而其炸彈之分佈，即以

我東宿舍爲中心。

(二)炸彈分佈的探討 綜計敵人所投之彈，單在標營附近，已有一百十八枚之多。(已點明之數)內分「燃燒彈」及「爆裂彈」兩種。從炸彈之破片中找到，上有「S」及「二號陸用炸彈」之字樣。敵人此次所投炸彈，以二百磅最多；其破壞泥土之威力固之直徑約爲六公尺，而燃燒彈破壞之孔較小，且泥土變焦黑，故頗易分別。今由其分佈情形，作下列的約略統計。

- a. 標營本部三四、五〇〇平方公尺中有彈十八枚；平均一九二〇平方公尺有一彈。
 - b. 標營前操場(大道以北)面積五七、五〇〇平方公尺中有彈二十五枚(包括河邊的炸彈)；約二三〇〇平方公尺有一彈。
 - c. 我宿舍西部農場三七、五〇〇平方公尺中有彈十六枚，約二三四〇平方公尺有一彈。
 - d. 宿舍後農田中四八〇〇〇平方公尺中有十七彈，約二八三〇平方公尺中有一彈。
 - e. 東南坟堆及山石中八〇、〇〇〇平方公尺中有二十枚，約四〇〇〇平方公尺中有一彈。
 - f. 新教堂附近六二、四〇〇平方公尺中有十彈，約六二四〇平方公尺中有一彈。
- 從上列之約略統計，中部落彈最多，東北角落彈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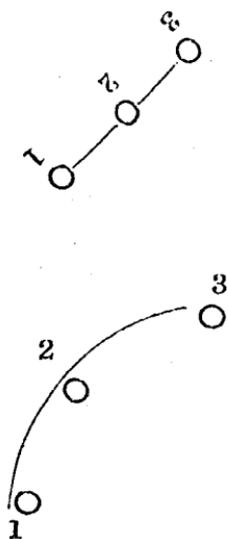
(三)對於未爆發炸彈的討論 此彈深入泥地達三、三九公尺。而入地時與地面垂直綫約成 30° 之角度。此角度之大小與風向，炸彈浮心與重心之距離，彈尾之形狀，飛機速度及高度等均有關係，不易用簡單公式表示。入泥土之深度與彈之旋轉否，飛機高度，泥土抗力等有關。

a. 偶然的結果 今假定飛機在二千公尺上空投彈；且假定炸彈入地之角度為飛機前進速度與高空落下速度之合成方向，則飛機速度約為

$$\frac{2 \times 9.8 \times 2000}{2} = 99 \text{ M/sec.}$$

此速度與在衡陽擊落敵機之速度每秒鐘一百公尺頗相近。即高空轟、投彈時飛機速度很少變更。從此結果，可提醒一般人們在飛機已投彈時亂跑之愚笨，同時亂跑反增加殺傷機會。

b. 由洞孔之傾斜方向，知道敵機此次轟炸，係由西南開始，在宿舍稍東些轉彎向東南飛去。此次落彈最密處，即在飛機轉彎處。



(四)從炸彈之殺傷情形加以討論 通常被炸彈之殺傷人們可分三種：

a. 房屋之震倒，以致被害；此點在內地建築不堅固之情形下更為嚴重。如宜山城內此次轟炸死傷人數較多，此為一重要原因，故轟炸時以離開房屋較為安全。

b. 鐵片之殺傷。欲免除減少此種危險，可臥倒在地，或進入較堅固之防空洞。標營同學之能夠無死傷，因大家能夠臥倒在地。

c. 空氣壓力之激增，而身體受害，例如一個五百公斤炸彈爆炸，在隔離五十公尺之地面，氣壓尚增大半個大氣壓力，由此可知其影響之大，要補救此點，能在空氣較流通處比較好些，而選擇防空洞之門口時以背敵轟目標擊避較有益。

(五)從彈孔之最外兩列距離定兩飛機之間隔 此次敵機分兩批來轟炸標營，故最外兩律彈孔之距離在無風時，約等於兩機之間隔，今測得敵兩機之間隔約為 $\frac{1}{120}$ 公尺。

(六)從未爆發炸彈數對總彈數比例之預測 此次未爆炸彈僅佔總數 $\frac{1}{120}$ ，反觀最初滬戰時敵彈中，未爆炸彈常很多。換言之，敵人以前之存彈很可能已用完，所以最近的炸彈為新近出品。是的，這充分表示着敵力的大量消耗；所以我們相信敵人最近之狂炸，是它毀滅的先聲。

浙大光榮的洗禮

秦明

一二·一個炸彈的面積轟炸

浙大的學生常常如此想：「別的大學都被敵人炸過了，爲什麼我們偏偏不被炸？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有的人說：「輪不到我們了！」

仔細想想實在也是很奇怪的事，南開，同濟，中大，湖大，廈大都被炸過了，欸，廢下我們沒有受過難爲什麼呢？在風光明媚的杭州，浙大那一條小河真不知照過多少次敵機醜陋的影子，大家都預測那一個僅有的地下室爲「浙大公墓」，然而，浙大被「優待」了，直到敵人走近了才安然向西漫步，走到建德，吃了一個月便宜桔子；又經過一段艱苦的旅程而在江西吉安的白鷺洲上結束了那一學期，再到秦和的鄉村之中住了大半年——比那一個其他大學都安閑似的，然而却比任何一個大學更近前線，更便於轟炸，可是，他們和她們一直都平安着。所以在秦和村居時，飛機只管在頭上飛，而下面一大羣照樣打球，排隊上課。農學院的學生更好了，手扶一支犁，赤腳站在水田裏，但偶開湖大或其他文化機關被炸，則又禁不住詫異。但大多數人却說是：「浙大不會炸了——理由是：（也頗有點叫人相信）：「在杭州都不炸麼！」

現在有事實作一切的解說：

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星期天），十八架雙發動重轟炸機突然盤旋於浙大男生宿舍與教室之上空，一個鐘頭內，121枚炸彈，密密的散佈於以宿舍教室為中心的八百平方公尺面積中，好像不止是想炸房屋，所以也不過只有二年級男生宿舍，訓育部，導師接見室，體育部，禮堂，園藝系工作室，和座新教室被毀，但防空壕邊却反而頓齊的排着彈坑，連小溪邊田塍上都是一行行一列列的，簡直像個圍棋盤，就是這樣作風的面積轟炸，比以前南開諸大學所領略的，恐怕要算新式的了吧！

浙大同學一向不經意的態度本該吃到大苦頭，然而，除了好幾個被炸彈震力推下水，被泥土埋沒了的以外，也不過只有二十人左右與炸彈的距離在十公尺以內，更祇有兩個人受輕傷：一個擦破手一個割破頸子，而大部份同學，——這一羣幸福的孩子呀！——却嘻皮笑臉地，在馬達聲普略略遠了而飛機的黑點子還仍舊看得到的時候便：

有的從江邊嚴洞中鑽出來，

有的從污泥中爬出來，

有的從田塍中跳出來，

一手抱緊書，與頭得很的飛奔跑回宿舍，還要跳下那些彈坑而拾起幾塊大彈片，有人還招呼旁邊奔跑的人：

「喂！臉盆不要炸光了，不然水也運不成了！」因為，由宿舍所變成的大瓦礫中正熊熊的燒着大火，於是黑的臉，蓬鬆的，手流着血的，衣服被彈片燒破成了洞的，都一齊排成隊，炸扁了的像鉛桶似的和一些微倖仍保有美女圖案的脸盆同被使用着，指出本該是清碧的而現在亦變黑的溪水，於盆桶之中經過一雙雙的黑手，而傳向火場，這是一個 pump 迅速而敏捷，一會兒就燒熄了火燄。

熄了火，這些人便喘出氣了，有的去理破箱子，拾一片鞋子，一縷棉被，或一角書；有的看看自己的一切都變成了灰，便專門招待女同學，她們住在城裏，微倖無恙。天上一直是好太陽，便和她們談着談着直到象微沒落的斜陽射出殷紅的光輝了。這批客人才走，有一位少女同學好幾次差點兒流出了眼淚，那不是因為風大，而是，連一架鋼琴也竟然被毀了。

那天晚上，宿舍裏不用點燈，十七日的月亮又圓又大又白，銀光穿射雲層，再由破屋頂流瀉而下，The moon's brist 的歌聲起了，大家擁半床殘破加一條教授們或女同學們送來的毯子而漸漸走入睡鄉，第二天清早，又被斷牆缺口所漏射的朝暾驚醒。

「爲啥要把應在年前，杭州丟下的炸彈留到現在呢？」大家仍舊莫名其妙。

事情過了就算了，我們就連生氣的勁兒都沒有，因為，我們不過損失了一部行李。（當然心愛的書籍，一旦化爲灰燼，難免令人嘆息。）而敵人一二一個炸彈的代價，不是這

些而是摧毀我國文化的罪名！我們既然已經是「抗日份子」，那麼「最近做的工作太多」。豈不是叫人聽了開心的事，不過，說老實話吧，我們最近以行動紀念一二八的義賣和演劇的結果，僅僅募得四千餘元捐獻政府，說是「太多」，怕是惡毒的諷刺呢！並且，在江西泰和，贛州，我們都做過同樣的工作，除了進機械化部隊的和打遊擊的不算，就在建德我們也曾捲起舖蓋犧牲一兩個星期去訓練壯丁的；以前的話且懶得提，現在則炸彈坑平了，籃球場從早晚都是生意，屋頂也不再漏雨了。現在如再有人到浙大來。除了一堆瓦礫和幾片頹牆以外，只有一樣頑藝好看，那便是幾個人拚命用力的在掘一個洞，好像是淘井，而實在是掘一個未爆的炸彈，他們是我們之中頂「摩登」的一個組織——義勇掘彈隊。

學校打算疏散了，宜山城裏的人又恨又氣。我們真無所謂，一切和以前一樣。

年餘來，「為什麼我們偏偏不被炸」的問題，如今已得美滿的解答，這雨天聽到學生自治會主辦的少年班和婦女班的救亡歌聲分外有味，所有的人都比以前高興了，連楊柳也綠了，桃花也開了！（三月二十二日大公報）

浙江大學西遷紀實

編纂者：李 絜 非

出版者：國立浙江大學

承發行 者：宜山本校 龍泉浙江分校

經售者：浙江各大書坊

每册收回印刷成本國幣壹角

#52

404081